

易經證釋

下
第
六
冊
經

易經證釋

下經第六册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總釋象例

釋象

釋彖辭

釋象辭

釋爻辭

疏述

升卦

困卦

井卦

革卦

一

二七

六四

一〇五

四

三〇

六六

一〇七

六

三二

七〇

一一〇

一〇

三四

七三

一二七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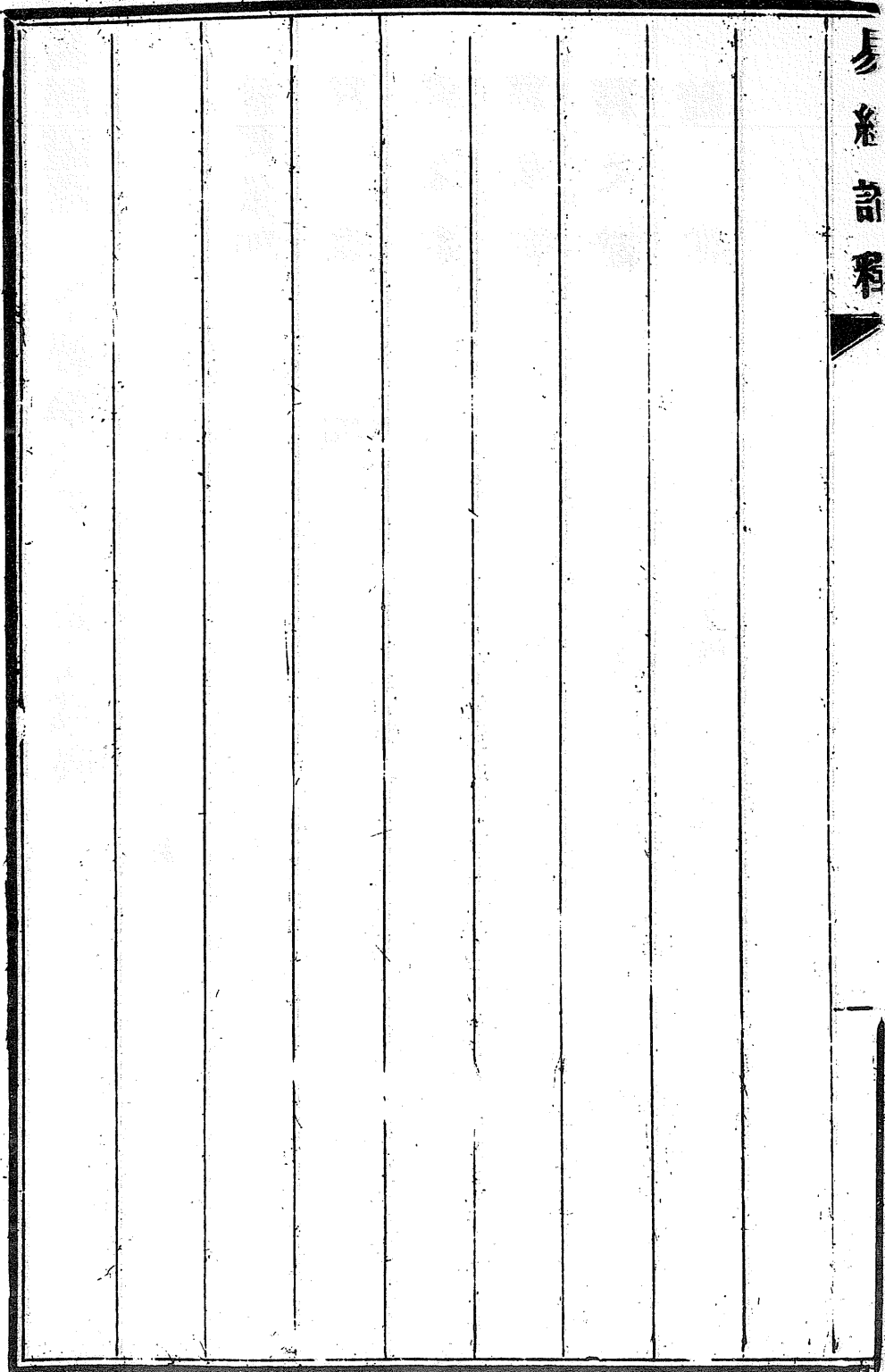
三七


七五

一二二

五四

九二



升卦  巽下坤上

官聖講義

升卦上坤下巽。風升而地在上。是以名升。言其志也。風為氣之變動。發于下。而揚于空地中之風。雖在下。必期飛揚于上也。卦四陰二陽。與萃同。而成往來。萃以兩陽在上。為眾陰所萃。升則兩陽在中。挈眾陰以升。陽猶火也。在內必燃至外。而其道升。雖三陰在外。不能遏之。坤順而巽行。行以順。安能止乎。此升之名。乃象于風之上升也。中互震兌。歸妹為女之窮。與萃中爻同于未濟。為男之窮。亦相匹也。而升中爻九三六四。既濟之例。則上下相協。剛柔相濟。以成其用。內有九

一外有六五易乾坤之位成交孚之情則與地天交泰類似是亦剛中而應也。然與萃之九五六一孚于乾坤正位者相反則萃類不而升同泰。是雖陽內陰外不足爲升病。且以此得孚元亨之道。謂其克本天行健而不甘于伏屈也。升之義飛揚上進。包有發揮散去之意。物之升也。必還墜于地。否則散于空中。風之升也。必被于草木。否則流于內方。則升猶散也。萃升相對。傳曰。萃聚而升不來。即言萃爲聚而升爲散。萃爲至而升爲往。來往相反。不來即往。往來者。易之道。天地萬物。不得有外于來往之例。有往必有來。有來必有往。故春夏相繼。秋冬相承。寒暑代遷。榮枯續至。萃既來矣。升則爲往。來者成聚。往

者自分。是不來之義。即分散也。氣動而成風。風行而多變。變則不復見。剛者之象。此由升而散。由散而失也。升以九二主內中位。剛中之德。孚乾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及之用。而外六五應之。孚坤六五。黃裳元吉。文明中正之用。是剛中而應。合于乾坤交泰之道。以成升。升進得協。交孚得濟。則所往咸亨。而道自大。此元亨之占所由來也。傳曰。聚而上者爲升。故受以升。則升實由萃之變。以物既有聚。必有散。至而成聚者。終升而成散。此數之自至。理之自然。非故爲之。且物聚勢蓄。蓄則易發。發則飛揚而上。聚于下者。乃升于高。聚于中者。乃散于外。升字之形。亦象四散之義。而志原求升。其後則反散于外。此

亦因果之相應也。易兌以巽而坤反于上，其情已殊，其行自異，故升无可往，終將散之四方，猶氣動風生，終亦還于寂靜也。明斯道也，則明萃升往來之義矣。周易以爻象顛倒爲次，實則反也。反萃爲升卦，然而用亦然，由遇而聚，由聚而升，皆物之遽變，人情世道亦如之。此升之用，不可極也。求高者，物之情，希進者，人之志，然高或易下，進或易退，是則行之極必變，數之窮反常。君子知之，故恒中庸中則无過，庸則有常，此天道也。而人昧焉，則惟順其進退，隨其榮枯而已，更何有于升乎。

宗主附注

升與萃爲往來卦，卽其倒象也。萃兩陽在外，升兩陽在內，皆兩陽包在四陰中，而其用則相反，以坤由內而外也。萃上兌下坤，升上坤下巽，坤雖同而易其上下。兌與巽原顛倒成兩卦者，兌一陰在兩陽上，巽一陰在兩陽下，皆以陰爻爲主。先天巽爲長女，兌爲少女，卽由位之異也。巽爲風，兌爲澤，是物之象，而巽爲木，兌爲金，則五行之象。風發于上，澤流于下，則以功用升降之殊也。澤爲水之積，風爲氣之動，水積則流，氣動則變，此兌澤爲說言，爲口舌言，如水之流也。巽風爲進退，爲變動，言如氣之飛揚也。萃以兌合坤，成水聚于地之象，故爲萃。升以坤上巽，成風上于地之象，故爲升。而

其用之反。則以萃必集于所安。地爲最安之處。故其聚也如水之就下。而遠近咸至。升以升舉爲用。風之起于下而騰于上。如氣之飛散。而不知其所底。是一切皆遠離也。故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聚爲來。升爲不來。是升與萃反。成一聚一散之象。升散者。凡雲烟火電。皆可象之。而風最易見。故卦取巽風。自下而上升。以明其爲物之四散也。而卦爻則以陽在內。陽剛善動。鬱于中。則勃發必驟。雖有四陰。徒助其勢。而无以遏其行。則以坤之順承而安貞。不能戾陽之飛越而奔散也。而上下正位互易。與萃亦反。則剛主二。而柔主五。恰違于乾坤之正。却以中爻九三六四。同于既濟。而得協。

調之功。中互雷澤歸妹。歸妹爲女之窮。即坤道之盡。以陽在下得決陰。如女之于歸爲婦。不復爲閨中待字之身。此可見升有關於家室之道。而其用則與漸相錯。漸以女歸待男行爲義。歸妹則更无待。勢在必歸。亦猶升之志已動。其行已決也。讀者宜合參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官聖講義

此升卦彖辭也。升上坤下巽。兩陽在內。與觀同體。觀爲八月卦。兩陽在顛。如日月照臨地上。又如人兩目觀物。故名觀。而升易其上下。巽反在坤下。三陰在上。陰降陽升。易以陽爲主。故名升。以兩陽之志于

上升也。全卦陽在陰中，亦如萃而兩陽在內卦，遂與萃反。萃聚而升，散陰雖盛而陽得中，陽志于上而內主正位。上有六五應之，是乾下于坤，爲地天泰之象，故辭稱元亨。以本乾行也。坤雖在上而順承乾志，故卦以乾九二孚于用，所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也。然升非乾也，雖有九二之孚，而失九五之位，上所應者坤之六五，黃裳元吉之占，合爲內健外順，中正而文明，是以占元亨而不及利貞。則坤德不專擅而體乾元以成其行，健之道也，故不曰利而曰用見，明坤秉承乾志有其用也。剛以柔用，況二原坤之正位乎？柔以得時而上于乾，上而不僭，故仍以九二爲尊，而稱用見也。大人即乾九二所稱，而以

上有三陰爲其障，德具而未昭，道行而未大，在乾九二，尚有德施普及之尚，則升之大人，寧能以飛龍自況，而无所卹哉？此辭稱勿卹者，言其原有所憂，而以得坤之順承，喜柔之協濟，乃勿卹耳。凡易稱无咎，即原有咎而獨免，稱勿卹，即原有憂而獲安，此古文簡括也。雖用見大人而非得志滿足之曰，此有卹也。雖陰柔重障而得降心諧睦之時，此以勿恤也。卦內體外用，升外爲坤，故行亦本之。坤稱西南得朋，升非全坤，故占南征吉，仍以坤之所宜爲利也。南征者南方之行，不限于軍事，向南者則吉，皆孚于坤也。陽主升而陰不爲阻，此南征吉明其屬于行進也。

升彖辭僅稱元亨而吉屬南征可見其用以行爲先則本內卦巽之志而合外卦坤之情巽風行原无定方而坤則有方坤以靜先巽以動重動以合靜柔以益剛此升卦大用占元亨也元亨大亨也行之通于一切爲亨乾坤四德之所始也元亨並稱尤乾之用以其高明无不覆也升以六五孚文明中正之象而陰柔易蔽其光非如觀之照臨天下也故但取巽中兩陽上進之志而名升兩陽旣志升且挈衆陰以同進此升不獨陽也惟動自陽始耳蓋陽在下而能率群陰者以九二故九二剛中而上有六五之應卦又巽以順是以能合乾坤之德之半稱元亨雖非利而仍見大人足明升之以時也大人兼

德位之稱與君子以德不以位者有別見大人不獨見者亦包大人自見于衆言則以上下相親君民相得乃孚升之道如人之升用必其才行可稱而上位者亦樂引進之是升之利于上下而爲人情所同欲者故亨言升一人可以利于大衆也有擬于登庸之典焉萃旣聚其衆矣而擇尤升用之則萃之用由升成之升而後不徒聚也萃動自衆故上萃于九五升動自君故下拔于九二此治道之所仿而彖辭特以見大人爲孚元亨之行可以知易之旨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卹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升以坤在巽上。坤柔也。而升于上。五正位也。而爲陰。是以時升也。坤爲地。爲土。萬物所居。位原在下。今乃在上。是升也。而巽爲木。爲風。木生土中。而風揚空際。其志上升。五行木制土。故地中之木。不得抑其上。升卦兩陽在內。陽道升。陰雖衆。不得過其上。升此柔以時升。卽順夫剛也。剛柔既協。升降乃同。此時也。位也。位當則時宜。九二在內。居坤之正。六五在外。履乾之中。是互爻也。亦時之宜。則在卦地天交泰。爲春日。陽正長之時。天地之德。皆以泰顯。時用之義。卽生生不已之功。此柔之升。必繫乎時。非時之升。乃爲過。如大

小過。柔皆在外。而違于生生之德。故爲過。升與萃。則以孚于時。互成其用。斯剛柔交易之道。有宜于時者也。況陰降而位在內。升于外。爲反常。惟以時升。方大其用。升之稱元亨。正以柔之升。宜于時耳。上坤爲順。下爲巽。故曰巽而順。卦自下上。如同體之觀。則曰順而巽。巽順義亦近。母女之情亦親。故觀與升。皆上下相諧。內外相得。不似天水違行之訟。及二女不相得之睽。革也。九二在內。正位。六五主卦中位。此亦剛中而應也。凡二五相應。或三四相應。皆然。爲孚于一陰一陽之道也。以其得中而應。上順而下巽。剛柔交而天地合德。是以稱元亨。元亨大亨也。言德用亨于一切。而克大久也。九二大人之象。與六

五相望故曰用見以其情志之協行止之宜故勿恤謂雖有憂而可无之是則升之有慶也有慶猶有喜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君正而德昭恩周而惠遠是一人之慶即兆民之慶升就主位言故曰有慶謂上下孚爲慶否則憂也慶與卹對有慶則勿卹矣南征占吉言其志在于行行有方宜也體巽以從坤因近以達遠此南行爲升之吉推而言之在下者以時勢及其德功可以南面而孚一人之慶矣蓋九二在下之尊果充其德乘于時則進于九五亦无所憾此乾九二釋文以德施普及爲言蓋預爲九五飛龍在天之備升之九二亦如是南行而卜吉正如南面之當時也

升萃原一卦顛倒故萃爲聚升爲往恰反而兩陽上下易位則用大殊升之征吉亦以志之升揚乃順時而動之旨坤以順承乾爲志九二乾也六五應之故體乾用坤柔成剛陰隨陽則二五合德而占元亨雖卦德不及利貞而有慶吉之占可見爲行之利其不稱利貞者正以升之志行守先利貞而貞爲本行先元亨而亨爲基此大亨之占恰與志行相應也乾之道必依坤而後見剛之志必假柔而後明此升之用實本于剛中而應內巽而外順也

宗主附注

升象辭南征吉亦如蹇解利西南以其秉坤之德也然升卦所重

不獨方宜且在行動。故曰南征吉。不似蹇解但云利西南。而不及所行。征即行。亦即往也。傳釋升不來。已明其行爲往。往者前進也。上升也。皆自近至遠。自下至上也。爲升卦兩陽在內。志于外。而三陰不獨不阻。且隨之進。陰本降。何以隨陽升。則時爲之。時者難見。而見于位。位指九二爲剛。而六五爲柔。剛本以五爲正位。今反在下。柔本以二爲正位。今反在上。可見其互成用。祇在此反于所行之時。柔反外行。即隨九二之陽以同升也。故釋文曰。柔以時升。謂柔原降于內。則升也。時爲之。因二爲陽。乃升于五。柔升非其本能。必假陽之勢。如地天交泰是其例也。泰曰地天交。可見地原隨天。

之降而後升。以成互交之象。非如否之一升一降成否隔也。升于上者。陽之本能。陰則惟時使之。時者天道之變化。爲生化之淵源。故交則成其生。否則成其殺。如春夏與秋冬。皆時也。時升而升。則陰助陽。時降而降。則陰背陽。此升之道。以坤在外而六五與九二協也。內巽而外順。情投而志合。故萬物同升。而成元亨之象。即剛中而應之所致也。剛中已有其體。有應更宏其用。此易卦所貴者。萃升皆藉以成其德。惟萃爲來。升爲往。有不同。則亦兩陽上下之殊也。

又曰升卦之義本以兩陽志升。而彖辭稱柔以時升。是指坤由下

而上。合萃卦之象言也。萃卦坤在兌下。升則反居巽上。即柔順時而升之象。但柔之升。非其自升。仍依兩陽同升者。陽升陰降故也。以陰本降。則今之升。實因于時。處常則降爲正。處變則升爲時。此釋彖特揭出時字。明其升之由來也。坤土在下。萬物之載。若升于上。萬物亦惟俱升。然升者墜之緣。高者卑之對。有升必墜。有高必卑。大地之升。猶可自保。物之微渺。寧能懸空而不墜哉。故空不可憑。而聚終有散。巽風以動之。木以揚之。則土散爲塵沙。而景象將同幻滅。此升卦義含空色不二之諦。與佛教有相印證處。天之太空。惟純剛能常往。人之飛昇者。必先練就金剛體。方不畏罡風之

吹。今柔之升。將以何爲恃哉。故曰時也。時者一時之謂。時升者亦時降。仍不須與往。而循化以來往耳。故其用動而不止。周流无息。終始相環。此爻辭以行爲志。如天地之在空中不墜者。以其轉動永无寧息也。此動以成靜之機。而變以持久之妙。愈動愈靜。愈變愈久。推之則无復動靜之分。久暫之別。且柔不異剛。升不異降。色與空一相。而真與妄同宗。則佛說大乘之義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宣聖講義

此總釋升卦象辭明人道也。升以坤在上巽在下爲木生地中之象。

雖在地之下而下无可居。故稱地中與火地晉稱明入地中一義。地本憑空而自動轉。有上面而无下面。則以圓而時動也。所謂地下即地中。故易不稱地下。實含微義。且地中出者亦非遠出地面。如天下也。則凡在坤下之卦皆爲地中。亦即在地之內而已。升以巽木生于地中。苗葉枝幹仍出地面。不過其根生土中耳。根生土中而幹出土表。雖曰地下實可包上下言。以木爲生物。日育日長。終且高于地面。此即升之義也。故在卦言爲坤上于巽。而在物言爲木生于地。象一而用二。故彖辭柔以時升。指坤在上也。象曰地中生木。指物高出地面也。象以人道爲本人道先實質而後理氣。故以木出地中狀其上。

升而非以坤在上爲限。要知此卦坤體在上而用在下。凡物无不載于地。无不出于地面。即藏地中者。如充其用亦終當顯于地上。爲地下不得有生物之象也。升者動爲本。故以生物測之。生而動者始能升也。動而升者雖不必有生。而其自下上也亦猶生長之象。是升必自下上者也。雲雷火風之屬亦自下上以成其升。而易則取木之生爲象。是重在其自生之志。與天生之情。而以備人所取法焉。木之志遂其生成其用者。无不升。人亦如之。惟人之志當先德而後器。培育其生生之本。發揚其生成之基。惟德爲重。德之于人猶水與熱之于木。木无水熱不生。人无德不大。此君子觀升而必順德。積小以高大。

亦不外成升之道而已。

積小以高大。乃法木之生于地中。必日積月累。而後長出地面。而後扶搖空中。而後遂其生。達其用。以大其材。收其實。人之于德也。亦如之。必自微細作起。日積月累。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成人成物。得志則明明德于天下。不得志。止于獨善其身。此人道之升。非可一步登天者也。故卦以兩陽夾四陰中。明其升之匪易。以剛易柔。以升挈降。若非積之久。則不能達于高大。若非行之順。則不克成于至德。此順德二字。一則言其積之以漸。一則言其升之以時。若不積。則猶登高不自卑。先失其本。若不順。則如行水不擇風。先迷其方。能積。則如日月。

升恆通而不已。能順則如風雲際會。舉而彌輕。此地中生木之象。在君子則自勵其德也。

宗王附注

升卦象辭稱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句甚深意義。人多含糊讀過。此句要義不在高大。而在積小。不在德。而在順。則以全卦大用。原爲升進。升之志必高。進之志必大。人道法之。則以德之高而大爲志。此盡人所知者也。而象辭則特揭順字與積小二字。在德之上。高大之前。以明君子之所貴。蓋德不難成。而順以至焉則難。高大不難企。而積小以躋之則難。順者謂无爲而爲。純乎自至。不由

易經言系
外力以掖之。不待物情以促之。是玄德之原。而詩所謂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也。以其始于順。終于順。若水之就下。无波瀾。无盪漾。一以至平至安之行致之。此即順之精義。而其始。則由易而難。由近而遠。由細而大。由簡而多。循節以進。依分以成。此順之粗義。概言之。即不躐等。不越位。不事高遠。而遺卑近。不貪深微。而忽淺略。此順德之要。在有其基。則積小之義亦如之。積者日積月累。小者細末淺近。言高者必自卑。大者必自細。為先部署其礎。而鞏固其根本。如為台閣然。雖志在崇闋。而必著力于下小。不得以高為美。而飛渡空中。不得以大為奇。而陵越近地。皆君子成德達道之

旨。實以成升卦之用也。故升卦以兩陽在下。明其升必自下始。正如木之生長扶疏。必先有其根莖也。紙鳶之陵空。浮雲之蔽日。高則高矣。而下无所繫其基。大則大矣。而近无所安其本。則終必隨風飄散。共氣浮游。將何以竟升之用哉。此象辭原旨。實在教人之求升。而積德以成名者。有所警惕耳。

初六允升大吉。

官聖講義

此升卦初六爻辭也。初六巽之初爻。即坤初六。而升以有兩陽在中。上為純柔。乃與坤初爻異。以九二九三介其間。居中而上應。則初爻

亦隨之。則以初六在下无位。而下卦以二爲主。初從二之正。與上四
五相應。故曰允升。允信也。又相許也。言與上信。而與九二相許。柔與
剛。如男與女。女以身許夫。則爲貞。允亦貞也。貞德孚于信。貞以相與。
信以相從。則剛柔諧。而生成之德以著。此初六許隨九二同升。而占
大吉也。柔本不自升。其升也。必隨剛。此初六之升。爲允升。言與九二
有信約。而與上卦成相應。情既兩孚。德亦交洽。是占大吉者。正如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之意。孤陽獨陰。不足以有爲。陰陽不能合。亦不足
以有成。惟孚于一陰一陽之道。而洽于夫唱婦隨之情者。方爲吉。而
初六如之。故大吉。大吉者元吉也。初六卦之初。初者始也。故稱大吉。

言升之始即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則以初爻无可用地。而稱吉者。以其允升。允
升者。以上合其志。上猶升也。進也。卦自下上。初之進。卽二爻。初六與
九二相合。而有得。且隨之。與上六四五六合。應而有成。此初六允升。
乃見大吉之占也。蓋全卦大用。初上无位。惟二三四五四爻當位。乘
時。升與萃皆以中四爻。合于剛柔匹配之數。有其生成之用。而升尤
勝。則以兩陽在下。孚于地。天交泰之例也。陽升陰降。升而自下。則其

道遠其行徐其進可展舒其成必廣大此升之用較萃爲宜而初六之用則以麗于九二正位而信許同升以與四五相諧也故上合志上孚一指其升進一指與上各爻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宜聖講義

此升卦九二爻辭也九二居內正位剛中之德與六五匹而和故曰孚利用句與萃九二同皆以正位之主主祭祀之事爲享福受祜之徵稱禴之義已見萃言春夏時祭祀從省儉九二雖當位而在下故亦惟儉約是尚因時之升易招咎戾而以中正得免則祭祀重典而

中位主持似非可苟者祇以九二自下而上升初不宜誇張其事且升者先固本祭祀所以厚其本反其始而時猶早則以儉約爲宜此无咎之占亦正以善用時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二中位而剛與外柔應兩情諧而上下合德正位固而內外同功此其孚爲有喜耳喜者中心喜悅則以由一至四互兌兌爲悅澤而合中互雷澤歸妹夫婦相得配偶克諧此其爲喜可知正以升之用在剛柔俱升夫以率婦情志先孚則家以齊國

以治其喜大矣。然則利用禴者，亦可釋爲夫妻廟見而卜其後之必昌也。情之欲孚，志之欲進，合而爲升，而在于內。此中心所願也。故特以孚稱之。

宗主附注

升卦之用亦如萃。以二五正位爲主，而萃則以九五爲正萃之位。下爻皆向之爲歸依，升則以九二爲得內中位，各爻皆隨之以俱升。是萃之九五爲所至極位，升之九二爲所自起點。一靜一動，一往一來，兩相映射。由萃言爲衆萃于一尊，而无不悅服。由升言爲主率其群衆，而招之同行。此則以陽在內，在外爲別也。然萃九五

誠全體之主。各爻不得不歸向之。若升九二，不過內卦中位，不足以約束群衆。故升雖自二始，而升之所極，仍在五。五以柔居剛，仍不得翕服大衆。此升之極，反爲散也。故升九二爻辭僅以孚稱，不以位稱，而利用禴，亦如萃六二在下，惟主祭祀，率群衆以致敬，享于神祖而已。神祖在主之上，亦主者所共尊，不得以主于內，而擅專及外也。釋文稱有喜，即祭則受福之意。蓋孚于上者，亦孚于神祖。九二以誠敬而與神孚，則其喜乃九二所獨，非全體共占之也。然上卦純柔，順乎下情，而樂與衆近，故九二之喜，以能孚而後見。孚則无所闕隔，人神之間，上下之際，內外之介，无不孚。是又較初

之允爲更進矣。允爲孚之始。孚爲允之成。皆以與上諧和爲重。可見升之大用。在能同衆以升。若獨升。是違允與孚之德。將何以占吉而有喜哉。陽能自降以率陰俱升。此其爲允爲孚之由來。而人道帥之。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爲本。不順則不能得上之合志。不積則不能成衆之同升。此允孚之德。必自我致之也。

九三升虛邑。

官聖講義

此升九三爻辭也。九三內卦之末。與六四同爲中爻。一剛一柔。孚于既濟之象。原吉爻也。而不言吉凶。則以升卦兩陽比于內。二陰在其

外。剛以進于柔。雖曰升而情勢反由實而虛。由高而下。故曰升虛邑。蓋以卦三則升。以爻言則由實而虛。由城郭而邑之象。邑者衆聚居之域。而虛字亦通作墟。則郊野空曠。阜陵後世或稱墟。里小民村聚之所。民居成聚。如今村莊。必有高地。備避水潦風雨之害。其中若谷。可以護備。升而至此。非崇高可知。但亦有高于他地之意。九三由內望外。故升虛邑。邑有大小。小者所謂十室之邑。則僅數戶人家。非城市之繁庶可比。而虛義本虛空曠遠之意。九三陽也。合九二以進于四五。猶反風地觀之象。觀兩陽在四陰上。如日月照臨下。升則以陰原在上。由陽望陰。成由內望外之勢。前面空虛。无礙于目。則升者

易矣。此升字當釋作近。由近而遠，由狹而廣也。巽風也。九二九三如鳥兩翼，乘風展翅，望天空濶，則其進行利捷矣。且九三本乾九三當乾惕之時，亦宜反乎空虛，期于安穩。此升虛邑，雖不及吉凶，而其行之順則可知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官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疑者相猜忌而不信也。无所疑，亦如初之允二之孚。言相信從而行甚順也。又疑有礙義，无所阻礙也。又擬也。无庸擬揣也。皆兩情協調，不復驚怖稽遲也。蓋孚九三六四既濟之用，則

更何疑哉。進于虛大之原野，止于民衆樂土之村居，則其情志易投，動定咸便。此升虛邑爲无所疑，明其進之至順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官聖講義

此升六四爻辭也。六四外卦之始，爲坤卦爻，以卦進而上，則所至益高。此升之本義也。九三升虛邑，係陽進陰之象。六四亨岐山，則自下而高之情，稱王者二四同功。九二正位，而六五六四近比四，雖无位而九二至此，爲升于高山之象。稱山者，反自二至五爲艮也。岐山者，周發祥之地，亨與享同。享于岐山，即由九二用禴，更進而祀始祖，故

在岐山仍不外追遠報本之義。升高而先厚其本。此先王處升之道。曰用者以非六四爲主。即指九二之王。進至此則宜用享祖也。故占吉既吉自无咎矣。以六四與九三共成既濟之用。而由陽進于陰。亦即由內進于外。坤德至順。柔行至安。安且順。更何不吉。惟反柔爲進。從降以升。恆易有咎。而以六四順之始。厚之初。故免耳。坤以承乾爲志。九三九二之道。均于六四六五成之。此升之大用。皆以陰能順陽。柔能從剛爲本。此四五爻皆吉。且皆著其升進之功也。

宗主附注

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與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一義。皆爲報本

返始之旨。人生有本始。如木之有根。隨以震在下。震木也。升以巽在下。巽亦木也。皆有根生于地中。而後枝葉繁榮于地上。雖隨上爲兌澤。不似升上爲坤。然兌之一陰。坤也。故報本返始之數。享祖致祭之典。乃上六。明本諸坤土厚載之道。大地厚生之功。必溯尋其初。而培其本也。升則四爻即坤。且下交兩陽。互成兌卦。故六四即示享祭之用。而申敦本復始崇德報恩之情。此六四與隨上六同有此辭。隨之西山。與升之岐山。視爲一地。亦可視爲兩地。亦无不可。蓋岐山在國之西。昔時建都多在陝豫。岐山在其西。故亦稱西山。然隨之稱西者。以卦上兌下震。後天震東兌西。恰相對。而由

王言。則以帝出乎震。原在東方。上六屬兌。至上六致祭。即向西也。故稱西山。兌本錯艮。故有山之象。升之稱山。亦以中互艮與兌。而巽在東南。非正東。九二主位所在地。而坤之方位。爲西南。六四所祭之地。亦非正西。故不稱方。而曰岐山。岐山者。周祖太王移居之處。發祥之地。開基之源。文王周公作易之旨。在垂教後世。必先其子孫。故稱王享岐山。言當升六四時。應舉之祀典也。升萃相對。皆以率衆祭祖。示民以孝。勸民敬其祖。而親其親。以克成萃與升之大用。故爻辭凡二三見之。可以昭其立教之微義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四爲坤卦之始。坤德厚載。萬物資生。資生之本。如木之根。水之源。由上而下。自近而遠。一本而萬系。莫不共尊親于所生。人爲萬物之靈。必敦報本之義。溯其本始。尊其所宗。則祭祀必誠。敬享必至。時其俎豆。豐其牲牲。薦其粢盛。陳其禮樂。皆依夫情性。發夫親愛之誼。致其尊敬之誠。此事行之至順也。以坤之德爲順。人道師之。亦順以將事。禮之加于外人者。或有所假借焉。爲以成其敬也。如對大賓。聘問鄰國。朝覲王廷。則以敬爲先。而或有執泥于禮儀之序焉。若至尊祖敬宗。孝親祭先。則祇發夫天性。依夫人情。无

假于作爲。无待于飾詞。无用其繁文縟節。是以備而不求。豐美具而不務誇張。禮以將其誠。儀以著其意。如事其父母。侍于晨昏。則雖重而无所加尊。而无所忌敬。而无所飾。此順之至也。爲其道然耳。順以孝于生前。順以祭于祖廟。既順以致其誠于宗祖。復順以垂其教于子孫。斯无不順者。則推之天下。亦无不順者。六四用亨之義。卽本順以行。故曰順事也。由卦爻言。兩陽上升。六四首隨之俱進。亦至順也。上更无爲阻者。則順以往可矣。故外卦三爻皆以順成升之用。六五貞吉升階。

宣聖講義

此升六五爻辭也。六五外正位。而柔居中。爲坤六五之德。黃裳元吉之占。文明在中之象。升六五亦如之。而稱貞吉。以坤德重貞。貞則吉。此孚于坤安貞之吉也。升以升爲用。至六五猶升于階。由內而外者。如憑高望遠。故九三曰升虛邑。由下而上者。如舉步登高。故六五曰升階。以六五當外卦之中央。如門堂之階。步步上升。而不躐等。仍本坤安貞之道。遂其行地无疆之功。升以益升。進以益進。故曰升階。言如登階梯。必一級一級拾而上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五雖柔而爲全卦主位。得九二剛中之應。乃有貞吉之占。而稱大得志。蓋九二陽上升。至六五達于極位。中正之勢。剛柔合德。貞吉者。坤之道。升階者。乾之行。乾行以進。坤承以孚。合成地天交泰之用。故曰大得志。得志者。言有其利。有其物。遂其生成。而大其功用。惟泰近之。泰以交孚而得竟其用。故有其財富。升六五亦然。過此則與之反。故上六稱不富。則以極則窮。交孚者。反相消也。故升之大用。至六五爲極。亦即全卦最吉之爻。初之大吉。亦必待五而後成。故初爻曰上合志。五爻曰大得志。一志字相應。亦即釋彖所謂志行也之志。志既稱大得。則全卦之用已大成。此爻辭占吉也。而以升原不可極。柔在上不可久。雖高不過于階。不得如大畜向天之衢。故大畜爲道大行。此則爲大得志。得志雖大。不過財物之富有。功業之亨遂而已。以言夫道。則猶未也。坤以柔順之道。雖承乾。不得過之。此稱貞吉。明其吉必由貞致之。讀者當深繹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官聖講義

此升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之終。坤之上爻。陰極之象。故曰冥以全卦大用爲升。至上六升亦極。故曰冥升。冥幽暗也。與明反。陽曰明。陰曰冥。豫上六曰冥豫。亦以至極陰之位。无光明之時。而冥升之義。則

猶夜行之意。暗中驀進。不知不覺。而順其勢。進于幽冥。升于暗昧之行也。既爲暗昧。則不利于行。既爲幽冥。則不宜于進。故爻辭以不息爲利。貞爲本。不息者。不生息。不發育也。息與消對。不息卽消。貞者。靜守而不移。執節而不失。乃四德之末。坤之道也。貞以爲守。則宜爲進。則悖。卦內貞外悔。上六外之極位。反以貞稱。可見其情已窮。進已阻。惟有守耳。貞與利對。利主其外。貞主其中。利而曰貞。是由外入于內也。上六之用。既窮則變。變則復于下。而爲初。升之初六柔。則所利者。惟從內之貞。而返于始。所謂不息也。言升至極。反爲降。進至終。反爲退。生者反爲不息。升者反爲无行。此上六冥升之道。貴在順時之消。

而无求進益耳。不息又不加多。不繁殖之意。俗稱利金爲息。亦所生殖者也。而不息在事物爲損。損與益反。不息既无益。亦不富也。然在道功。則以損爲尚。爲道日損。老氏言之矣。損而又損。則純乎靜一。故不息誠也。至誠无息。與自強不息。皆指道言。不息則久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中庸至誠之功。亦上六之兼義也。蓋上六坤也。博厚者也。升中兩陽乾也。高明者也。坤順承乾。始成其升。升至于極。反歸于道。故坤德之至。方同于不息之乾行。健以順動。以靜。高明以博厚。故升而爲冥。明而爲暗。乃利成不息之貞。此義至精微。後人无喻之者。性命之原。中和之至。生

息之本動作之根。皆必以不息之貞爲其機。爲其基。不息始生息。貞始啓元。地始承天。柔始成剛。故純亦不已。剛者至柔。升者至止。天地之先者。至靜至一。道之始如是。其終也亦如是。有出于无。而還于无。生息成于不息。而終于不息。此精粗一貫者也。故人生之前。无我。既死。又何我哉。一瞬不息。則呼吸不續。而人死。一息既續。則生命永存。而身安。此不息與息相倚伏也。貞與元相始終也。不息之貞。開生息之元。天地復生。性命復具。本末之象。即卦六爻初上之情。初爲之始。上爲之終。元推至貞。貞返于元。上下周流。終始不已。此天道也。人物亦如之。故消息盈虛。本乎天行。冥升之道。本乎不息之貞。讀者于此。

可以悟道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上六全卦上位。而爲陰極。故曰冥升在上。消即不息。而不富者。不有也。富有也。豐裕也。生息繁庶曰富。不息則不生育。是不富也。此卦爻之用已窮也。富與窮對。進益之用已盡。則萬物同竭。生機既絕。則財富同消。此上六不息。猶冬令閉藏。冰地枯槁。无生物也。不息而貞。則生者自絕。升而冥。則明者自滅。純陰而暗。既寒而窮。則物皆盡。尚何富裕可言。故俗稱貧窘爲寒苦。亦以无所生。

息也。消即損也。息即益也。損則日寡。益則日富。此升上六以用之窮。陽之消而不富也。升以至高至于天爲限。天上空虛。何物可有。冥。藐。无物自成。不富之境。故修道者。必敝蕪財物。成佛者。必空諸萬象。虛。无之旨。即不富之義。冥升之道。即无我之功。由有還无。由實還虛。即。由富而貧。由益而損。此升用之極。反入于冥。而進益之窮。反爲消不。富也。

宗主附注

升後爲困。困與井往來。升與萃往來。此四卦又成往來之象。蓋以四陰兩陽。變爲三陰三陽。坤易爲坎。而交錯之。困以坎兌合。井以

巽坎合。皆以坎爲主。坎後天居坤位。代坤之道。而用有殊。萃升以坤上下而異。困井則以坎上下而分。是萃升秉坤厚之德。而困井見坎險之情。一厚一險。其爲用遂相反。厚本于仁。險本于智。仁者利于物。智者害于生。爲天道盈虛。時令生殺。相往復也。陽得勢者。生之機。陰得時者。殺之道。春夏則萬類盛育。秋冬則萬物凋殘。此其驗也。故消與息。若寒與暑。升與困。若成與敗。升至上六。其氣已盡。其用亦窮。故爻辭曰不息。釋文曰消。消即不息。不息即殺。生息之道。以陽爲根。消殺之道。以陰爲本。此升上六冥升。與豫上六冥。豫同義。豫而曰冥。可見豫之用絕。升而曰冥。可見升之道窮。豫絕

而成隨。升窮而爲困。其變甚相似也。雖陰陽由不均而平均。而功用却反由息而消。由暢而窒。此天道之忌過也。過則失其中。過于陽者。極則變沉淪。過于陰者。極則變散漫。此皆往復之例也。故升後爲困。困即升之反。升揚者反困沉。升騰者反困阻。是陽升已極。反困于內也。細繹其交代之迹。自能知之。

宗主附注

升爲上進。言地中之木。必向上生。以其生性然也。又如地內之風。必向外揚。以散其塵沙。物質然也。故升有飛揚分散之用。不獨向上已也。巽爲柔木。而其偃也。隨風所靡。即草上之風也。風行善變。

草亦隨之。坤土也。風自土出。則塵埃散空。雖在地中。終難久窒。此升卦可狀風塵擾攘之象也。地雖不動。而風擾之。土雖不飛。而木撼之。此由靜而動。由下而上。由合而散之象也。則以萃之聚于先。必有升之發于後。衆以聚稱。物以分散。升之至者。力益微。高之極者。勢益薄。以上卦純陰。可見其用之匪易也。物合而分。人聚而散。陽生之德不著。陰殺之令乃昭。此升之後必困也。困由升致。發揚之後必遇困窮。亦理數之常。而往來之例也。升者在道功中爲有成。擬于禪家阿那含。金剛經稱爲不來。易傳亦曰升不來。皆有上升于高空。而不來塵寰之意。此則修靜工夫已有成者。亦必先能

蒼萃其精氣。化育于真元。而後能飛昇也。故萃卦象无元。升則首稱元亨。萃九五稱元永貞。皆明示元爲道之結晶。必先聚斂加以烹鍊。方成此元。亨即烹鍊其元炁。而永貞即正定。永在定中。如如不動也。修道者于萃升二卦。可以得證道成真之訣焉。不獨爲人事言也。

困卦 三三兌坎上

官聖講義

困卦。困以坎合兌。兌在坎上。澤之用亦本乎水。坎水而在澤下。澤而漏水。是失澤之義。澤失水。則爲澤之窮。故名困。困窮也。然坎在其下。有水不自登于澤。以其性潤下。不若巽風之能升也。卦雖有水。而終爲无水。此象稱爲澤无水也。卦三陰三陽。一陽在內。兩陽在外。而皆爲陰所包。亦有被困之象。易以陽爲重。明君子之道也。陽困即君子之窮。爲其被群小所窘。而不克展其用。故曰困。坎陷也。已爲陽陷之義。兌悅也。而一陰居兩陽之上。陽上下皆爲陰所厄。是困之稱。爲陽

也。由升之變。兩陽志升。上爲純陰。雖順成其升。終以至極。變爲冥升。而成陽消之象。至困則陽竟困于陰。而隨坎以陷。此升後繼以困也。升一陽四陰。困則陰陽平均。似有勝于升。故辭稱固亨。則雖外困而中亨也。中亨者。上下正位皆剛。九二九五相應。秉乾之道。剖坤之象。而得中正之位。是以亨也。而中互風火家人。則孚于內外正位。爲家道之正。家正可以推之國天下。觀家人卦彖辭。即明其用矣。中爻六三九四。悖既濟之義。而類于未濟之情。是內外位正而志乖。道同而情戾。以巽與離有同居而異其趨向之漸。如睽革也。三陰配于三極。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互成一剛一柔。而孚于道。不以位言。則可和。

協若拘于位。則順與戾半。而中爻尤失協濟之用。此所以爲困也。困而不已。將相怨尤。是則如家道之乖。而有反目之象。故爻有不見妻之辭。亦本家人卦之占。而有通于大小畜之義耳。蓋夫妻之和。爲家道之正。若囿于利害之念。涉于得失之心。則恆易乖違。以中藏離。離麗也。不能麗則離。此反目之機。分途之肇。必由物爲之祟。物過乎中。則失其和。故聖人必先格物。而後能收修齊之功。困以木在中。木生之方。孚于春。物之始育。此天下之困。必因物之不足。用之不充。生之不全。則中相詬誶。遂如夫妻反目。此常人之困。不得自解。惟君子則能解焉。解困必因夫時。必伸其陽。發其生机。暢其生趣。必在春時。春

雷一震。雨澤乃沛。萬物孳息。蟄藏皆出。此雷水解。必以震易兌。而解困頓也。一陽振奮而直上。群陰无以阻之。水中生陽。突升。萬物亦隨之自育。此解困之義。即以兌變震也。陽雖似減。而得時。陰雖若增。而失勢。二五相應。柔以成剛。此其時。惟歲之春。故困者。天數解。亦天數。而君子則盡人以俟天。順時以進道。此困之亨。惟君子能之。困字之形。亦如其義。而木被囚。乃爲生之被困。凡不自由而有所拘束者。字多從口。如囹圄之屬。圈圍之類。明有力爲之阻。如物在圈中。也。然困必因外物。而必以險陷。或闕短所關。則卦之坎與兌所取象也。坎如坑阱。兌爲缺口。皆示其不圓成。有傾側之意。卦之用亦如之。

險以悅剛爲柔掩。則中多憂慮。而行多艱阻。此困之亨。必以貞而後見。貞則善守。有守則善用。困之義。故全卦必師慎懼之訓。存警惕之心。方不爲困所困。故惟君子能亨。剛中之德。不失其貞。是以能亨。不求于外。无忤于物。是以能貞。此用困要道所必知者也。

宗主附注

困以兌合坎。內險而外悅。有如小人口蜜腹劍。心與行違。言與思戾。謂己爲智。而利人之愚。處物以欺。而希人之蔽。是謂之困。猶錮閉而圍圍之也。然困人者。終自困。被困者。終將反其困。是智者亦愚。明者亦蔽。故卦名困。謂无不困也。困又窮也。進而被阻。行而不

前。如羝羊之觸藩。童牛之在桔。不得出入。无可升揚。則惟困以終。而莫能解。在卦澤水困。與雷水解。同一坎也。而震兌異用。同一險陷也。而悅澤與震奮異行。兌澤不得戾于水。故爲所困。震雷足以出于水。故成其解。雷自雲氣之發。其源亦水所蒸騰。其勢勃焉。其動愕然。故超出江湖。而震于空際。此解之必以震也。澤以儲水爲用。无水无所成名。其情依依。其性濡滯。故困之義。必取兌也。兌爲少女。柔不抗剛。弱不拒強。順乎坎陷。而進徬徨。此困以兌在外。乃與坎相係。如物之被拘。人之被繫。情若依戀。行則障蔽。內陷已深。外展莫遂。困窮之象。乃爲升之蔽。升極則降。高極易墜。以坤之柔。

乃易爲兌。以巽風之善變。乃改爲坎險之多害。坎後天以生化之功。履坤貞之位。視巽若敵。視兌則近易。以原中男而挈弱妹。中互風火家人。亦有二女同居之概。益以爲損。否以易泰。陰陽雖均。剛柔交代。乃成困厄之情。與井而相對待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宣聖講義

此困卦彖辭也。困上兌下坎。成困窮之象。坎水在下而不升。兌澤在上而自決。是水不復儲于澤中。互失其用。而坎以險陷于內。兌以說澤于外。外柔中剛。剛爲柔揜。乃成困。如被圍困也。然困者時也。而困

之道以變則通。是困之不可以免。困而有時解。困亦有時。如天之冬。困時也。春則解矣。地之凍。困時也。溫則解矣。當解則解。天下同解。當困則困。萬物同困。故困以亨。言通于一切也。困本非亨。當時之困。則亨。如冬令閉藏。不藏者爲逆。藏者爲順。此困之亨。言如其時而困也。又困有內外之異。外困而內亨者。亦亨也。如冬寒陽德潛藏。生機內息。反育其本。培其根。以爲春之榮。夏之盛。是困于今。而亨于後。根本既固。枝葉必繁。是困而反亨。亨于无形。困于有形。君子不謂之困。故以亨稱。孤臣孽子。處心積慮。以蓄其勢。敗國辱身。臥薪嘗胆。以勵其心。而後發爲英華。鬱爲武勇。以快其志。而致其功。是雖困而實成其

亨。故困者困。而亨爲果。困者末。而亨爲基。何患乎困哉。愈困且愈亨。不困則无亨。困之甚者。亨亦大。如人歷患難。閱艱苦。動心忍性。激越前進。磨銳發鋤。奮勉自強。則困之至。亨亦至焉。此困而占亨。謂困之道有亨也。而必本于貞。不貞不能亨。爲不貞不能處困也。困窮也。阨也。人之恆情。快志則強。癭心則弱。有勢則自喜。失勢則自悲。皆不能處困。以亡貞也。貞者。四德之末。丁時之冬。冬令閉藏。則天自貞。貞以爲守。不餒其氣。不洩其精。不伐其神。不折其性。故中心常亨。外物不能侵。真元永存。妄相不能害。此貞之德。足以固本而立根。順時而善道。是聖人用藏之義。處窮之行。所謂獨善其身。遵養時晦。居易俟命。

不失其中者也。故能保合太和，協于乾健，因失安貞，致其坤順，乾亨坤貞，天地合德，則何憂于困哉？此困之亨貞，相互成用也。大人吉，亦以能合健順而亨貞，君子之謂也。君子有德，且有位，稱大人，傳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者也。能如此，則雖困而不失其吉矣。无咎亦由是占。既占吉，自无咎。困時安能无咎？雖能亨貞而稱大人，始免耳。有言不信者，兌主口舌說言，今兌在外，是有言也。內懷險詐，則不信矣。但有其口而无其中，安能信乎？坎下而不平，心險而口悅，是口有蜜腹有劍，言困未嘗以信，則不信亦困時人之恆情。處困窮而有求于人在困，阨而有愬于衆，不易得人之信也。故詩曰：不忮不

求，何用不臧？楚騷曰：期不信兮，吉予以不閒。皆困窮之世態，而爲處困之君子所宜知。言者心之聲，坎下陷，心不能衡，徒騰口說，曷克以昭信哉？此困彖辭揭出困窮之道，心自口始，言而不謹，无益于行。尚口之人，不利于事，兌之所以爲不足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困以坎在內而一陽陷兩陰中，兌在上亦兩陽在一陰下，陽爲陰所蔽，故曰剛揜。言柔揜剛，且坎剛兌柔，柔外剛內。

亦成被揜之象。又揜者障也。遮蓋也。澤之用。在土防水溢。而水在其下。是水被土揜也。五行原相制。今兌在外。水不復留。僅存澤之外貌。故象曰澤无水。坎險而兌悅。內險外說。情志不諧。內外難協。是謂之困。以其窮也。凡物皆以用爲利。失其用。豈非窮乎。然困窮而彖稱亨。則以通于一切。得時義也。以困而亨。是困于物。不困于道。窮于用。不窮于體。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言君子始能以困亨也。君子本于道。不移于物。握其本。不囿于用。故困不失所亨。所字指則亨有限也。言非大亨以正也。困之亨不可久也。貞大人吉。此貞字省一。應屬亨下。而今屬大人言。則以占吉必由貞也。貞大人吉。以在位

之君子能貞。乃吉。然推之衆人。亦无不吉。此所以爲亨也。蓋時之困。惟貞能保其亨。貞而亨。固在位者吉。不在位者亦以貞免咎。此下有无咎也。所以无咎而吉者。則本卦九二九五剛中之德。剛中則寡欲而不失其守。不以困而自危。不以亨而自恣。故能守其位而吉。而无咎。此君子之行。亦即本乾行健之義。自強不息也。九二九五。乾之本德。內外之道。升沉之宜。故无不吉。而免于咎。此由人道言曰貞。由天道言曰剛中。貞出于剛中。不剛則失其守。不中則失其正。守正不二是處困之道。得亨之由。理數所不易者也。處亨而无驕淫之心。處困而无恚恨之意。是素其位。不願乎其外之君子。則剛中之道。貞固之

行所昭也。故必稱大人以其德也。此大人亦可謂之大丈夫。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也。亦所謂中立不倚。獨行不懼者也。故非剛中以貞固者。不能及焉。有言不信者。本兌之用。而无坎之協。騰口說而亡誠正。是言不信。惟尚于口辯。而其用已窮。爲兌在外。困窮之時。口舌何裨于事。辯論何益于行。明困時无可說也。說既不見。信說者亦不以信期。是逐末而失本也。言爲心聲。言出而心不至。將何以爲信。如要盟。如迫警。雖若可憑。實不能信。困窮之際。惟有白貞。兌在外而易窮。是以有言猶不言也。以卦象判卦之用。由卦用定人之行。此彖辭本旨。既在困中。自非平時可比。故辭述其用。以使後人

知所取法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宣聖講義

此釋困卦象辭。明人道也。坎在兌下。兌在坎外。水與澤相睽。乃成澤中无水之象。前已言及升卦巽在坤下。而稱地中生木。此何以不曰澤中有水。則以木性上升。雖生于地中。仍長出地面。故稱爲升。水性潤下。在澤之下。勢必流滲以涸。以內外言。外有澤而水在內。明非澤中之水。則將汎濫以盡。故曰无水。若易其上下。則爲水澤節。而水在澤中矣。不過澤決口。水易流。宜自節約耳。澤而无水。乃成困窮之象。

易經詩集
言其用窮也。澤以水用。无水是不克充其用。故比于困窮之時。物不得展其技。人不得展其才。非困而何。水之在澤。如物之儲以備用。如財之貯以供時需。今无儲貯。豈非窮乎。窮則困矣。人生必賴物以爲生。必利用財物以爲用。必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必節留有餘以防將來之不足。此經濟之道。民生之原。苟无存留。其困立至。此困卦以澤无存水而得名也。困者有時所爲。有人之過。如年荒世變。時也。奢費怠勤人也。皆不免于困。而君子先自責焉。天命靡常。人事有定。故居易俟命。素位而不願乎外。盡己所能。以謀其有餘。約己之欲。以給其不足。故恆免于困。以其窮于時。不窮于人也。人事之于困窮。亦有道。

焉則憂道不憂貧。謀行不謀物。物之不足。吾心自足。用之有窮。吾志不窮。則時之困。无傷于人。而人之困。不見于時。爲心所安。志所在。不在彼在此。則困亦不害矣。故處困必以君子爲法。君子守己而安其分。本道而昭其德。見危授命。而不苟免。見得思義。而不強求。命自大而我不恃。不畏物。自物而我不貪。不輕。是以能守貞而无卹于得失。明分而无計于安危。此所謂致命遂志者也。致命則一身之外。更何存于心。遂志則本分之外。更何動于我。故憂樂如一。利害无二。行不務于外。則中常寧。言不苟于人。則性常定。命既致于道。則道以外无干于己。志既遂其初。則志所存。不誘于物。故困不足困。而窮且通。則

象辭稱亨。釋又所謂困而不失所亨者也。惟以不自困處困。則困亦亨。惟以亨仍不失其貞。則困亦貞。此致命之要。遂志之本也。命受于天。困亦天也。則困无傷于情。此性命之正。足以解其困也。志發于己。窮亦己所覺。不以窮而動其志。則窮何害于我。此中和之德。能常定其志也。則皆由卦剛中之德。致之乾之本也。行健之義。自強不息之誠。乃能逮之。否則未有不爲困而困。爲窮而窮。而窮者既不能致命。命亦无所託。既不克遂志。志亦无可持。則惟隨外物以存亡。徇情欲以得喪而已。安能困而亨哉。故致命遂志。善用困者。卽所謂貞也。貞不失守。則外物不能移。貞不戾行。則情欲不能誘。故君子處困必志。

于貞。明其本德也。且致字。遂字。有甚深意義。不致則无以自立。其命不遂則无以自定。其志是致之有道。遂之有方。致則命自我立。不爲天所奪。遂則志自我定。不爲物所污。是能反因爲亨。因窮以達者也。則君子之道。豈爲時所弄。人所害哉。故處困之時。必求其亨。而必志于貞。貞則亨。亨則不困。而人道則以致命遂志爲先焉。

宗主附注

困卦象辭稱君子以致命遂志。此義甚微。以文王作易辭時。正當被囚羑里之日。商王紂暴虐无道。臣民人人自危。文王又爲讒臣構陷。身幽囹圄。前途吉凶莫卜。故以易見志。如明夷卦內引箕子

爲偶。亦以地火明夷。明入地中。天下同暗。前途茫茫。无所適從。特揭蒙難之義。示順受其正之道。以處明夷之世。困卦亦然。被困則身不得自由。道窮則行不得自主。故以致命遂志之義。明剛中守貞之道。以處困阨之時。其旨一也。困之象以剛爲柔。揜明爲暗障。亦如明夷。澤成无水之象。時當易陷之秋。果不有道以自持。將不知困于胡底。故象首揭亨貞二字。示困之必以貞而亨。方免于咎。更以致命遂志一語。示處困必以剛中自持。守己不失。方脫于害。故致命者。言本受于天者。仍聽之天。而无所惜。危難如是。安詳亦如是。不爲禍而自餒。不爲險而苟避。此致命即置生死度外。不以

外來害災移其中也。遂志者志發于心。心不二志。初時如是。其終亦如是。不以物欲而動其心。不以利害而易其操守。此遂志即始終不渝。不爲時勢易其節也。故明夷爲順以避難之道。困爲正以禦害之道。一爲權變。一爲常經。皆不外夫道之所合。時之所宜。所謂无可无不可也。趨吉避凶。人之常情。持正執一。道之大法。二者不可少一。蓋不知權變爲不智。不知正經爲不義。智圓而義方。處明夷之時。本坤順之德。希離光之明。故順以就之。處困之時。本悅澤之情。知險陷之害。則貞以待之。順者有宜。貞者有道。非強爲也。皆依卦象以行。故困之道。不爲困困。方能解困。困者外也。而我以

剛中解之。困者時也。而我以貞操應之。是致命者足以保命。遂志者不害其志。此禍中求福。危中求安者也。故能困中求亨。亨而不困。則貞以成之。困而不亨。則剛中以禦之。是以困不失所亨。此君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也。何哉。九二九五。剛中不改。足以抗包圍之群陰。而不爲坎險所陷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宣聖講義

此困初六爻辭也。初六坎之初。坤之初。六爲卦之下。柔而在下。如地中幽邃之處。而在人身。則以臀喻之。臀在身後。以前後猶內外上下。

卦在下者。亦稱內。或後。在上者。亦稱外。或前。以六爻自初始。漸進而向前。故下爲後。如人之臀。又臀位于幽獨之所。字從殿。殿後之義。亦在後也。然臀亦稱尾。尾猶顛也。初六稱臀。則屬于後。且爲污濁暗昧之地。如人便溺所出。以爻爲坎之下。水下洩之道也。而爻辭應爲臀困。非全體之困。不過臀之困。卽身之困。未有困其臀。而身得自由者。此乃明所困在身後耳。株木者。言非所困而困焉。臀困株木。如豕困柵中。株木所以拘繫之也。株木者。非林木。而地低窪。若喻以囚拘。如畜類被幽禁。則甚合。以初六柔也。地下而性幽暗。非山林廣大之所。故因其困而入于幽谷。言无可逃也。仍本坎陷之義。有如墜入陷阱。

之象也。株根也。幹也。以其不扶疏地上。且深陷入幽谷中。幽暗也。深也。與明反而義同。冥。升上六稱冥。升。困初六稱入幽谷。是由冥升而來入也。幽谷既非明朗。又非淺易。則入者茫茫然不知其他。故曰三歲不覲。言不得見也。三歲者久也。不限于三。凡自二以上者皆三。如俗所謂第三者。在第一外也。初六以坤履霜。堅冰之象。為陰始凝之時。陽德不加。暗然而陷。故爻辭如此。明其困于下也。困以剛中而亨。初六未得九二之照臨。故有幽谷不覲之占。然卦自北方始。而稱臀。可見其面方向外。則其後背之陷。尚不足為全體之害。故不及吉凶。言徒困于幽暗。不易見天日而已。何以不易。則為株木之困。如畜之

被拘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初六雖在下。而志于上。雖陰降。而情樂近陽。以升。故雖困。惟其臀。雖入谷。惟幽暗而已。爻辭初與上。多不關大用。以无位也。柔而在下。非无可作為。故惟困于幽深。而苦于不明。三歲不見。如人盲目。不見光明。初六辭旨。為示困之始。在不得光明。所謂剛揜也。剛為柔揜。况爻又為柔乎。如居暗室。不得燈。則永夜无所見。而又困于所繫。欲去亦不易。是以成幽困之象。欲得脫去。必因九二

之剛。故曰入明。其无所覲而陷入焉。此困之由外物來而內无所恃。故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宣聖講義

此困卦九二爻辭也。九二內卦中位。坎之主爻。乾之九二也。剛中在內。原爲見龍在田。德施普及之時。而在坎則一陽陷兩陰中。成坎險內陷之象。今合上兌卦成困之九二。更有剛被柔拚之情。故不離于困。惟以剛得中。而上應九五。內外同剛。以與柔撻拄。故困而有爵秩之降。言困仍能進也。酒食者。自九二至九四。互離水火相交。烹調之

用。而坎亦有尊酒二簋之語。明其有關於食事。酒食雖備。而困于時。遂不得醉飽。徒有酒食之名。而无甘旨之實。此所謂困也。若平民則蔬食飲水。若在上位則醴酒薄肴。不過供具而已。且在困窮之日。並非頤養之時。得食已難。當茲坎陷之時。又非鼎食之際。則果腹亦不易。此困于酒食。不獨指不甘旨。及不豐備也。在九二爲酒食而困。即有亦不能安享。即多亦不容甘飫。則困之時。義使然。凡食以頤爲養生之正。以噬嗑爲得食之基。今困九二。徒以互離有與噬嗑近。故以酒食占。而不免爲所困也。朱紱者。朱紱乃爵賞之物。方來者。言其有位可得之。九二得九五頒賜也。故曰方來。以二五正應。方能得焉。

然非困之得。乃困之遇。困而得位。斯遇此賞。而酒食且困。朱綬又奚榮。食飲且不充。官秩却何貴。不過九五方。以此羈縻下位。好爵令名。補其食祿之匱。希賜厚賞。償其苦阨之情。假以名。使其不離。加以秩。範其不安。此九二困中位而得占。加官進爵也。利用亨祀。則如萃之用禴。仍祀事。祈報之旨。祈祐而報恩。為在位者所必重。九二以時王之寵命。當思神祖之恩施。此利用亨祀。乃在位者之志。九二九五皆然。且當困窮時。前途尚不卜。故有禱于祖。祈于神。以乞祐而保安。則猶人之恆情。人窮則呼天。急則呼母。為无可奈何。惟以命聽諸上帝。及所生而已。此困九二九五皆以祀為利之義。不獨不忘本始也。然

酒食既困。則亨祀亦難備禮。此妬之不克豐備時也。而所關禍福。則不得以物不足而失其禮。以儀不具而忘其誠。此亨祀之利。與九二之受祿相應。皆言以禮示其情。以尊敬之心。致其契悅之意。此則本上兌卦之用也。征凶者。不易進取。九二剛得中。而被揜守。則有餘進。則不足。故占征凶。亦與方來二字對。來者彼來。征者我往。如升之。不來與萃為反。困以貞自守。不宜輕進。進必有凶。而以本爻得中止之位。有剛健之德。故占无咎。以中而剛。不為物困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二雖困于酒食而得中位。剛中之德。而有朱紱之慶。酒食之困。其小焉者。爵秩之加斯。吉慶之大者。而以剛德自強。守貞不易。不忘本始。享祀以誠。則受神之福。且受上之賞。是中位之慶。酒食之困。何足爲患。利用享祀。乃吉慶之本。不悖于孝享之德。不戾于神祖之命。則雖困亦亨。况有朱紱之來。无咎之占。是因僅屬酒食細事。何足爲憂。亨字與享通。享以成禮。祀以成祐。人神之契。福祿无疆。則困于一時。將亨于其後。故困而亨。仍以敦本返始爲重。剛中之德。乾之道也。祭祀之禮。本乎天道。故能敬天不違。孝先不二者。雖困又何害焉。此亦君子致命遂志。所重享祀。以致其誠。祭祀以

培其本。則命聽于天。志達于神。神祖所祐。百祿是總。則困已不困。貞而能亨者矣。剛中以成貞。孝享以致亨。則貞且亨。斯君子處困之要。毋以九二困于酒食。而有疑于征凶也。釋文特以中有慶。明告九二之困。不足慮。貴在充其剛中之德。致其享祀之禮。而達于君子貞享之行耳。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困六三爻辭也。六三下卦之終。中爻之始。與九四接成未濟之象。剛柔互失其位。則行止皆戾于道。故爻辭占凶。困于石者。以柔乘剛。

而坎之終爻上介于兌之下。兌下爲剛。柔與剛不能匹。以中互離之中爻。首末兩陽。反坎爲離。變柔爲剛。故有困于石。據于蒺藜之象。石剛而蒺藜介于剛柔之間。困于右則不得出。據于棘荆之內。更不易進退。是六三之時。如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進之情。然非大壯也。柔之揜剛。已无由進。又前後爲剛所斷。柔亦无由退。是困之所遇。皆失其宜之所爲。又較初之困于株木。有異。初見阻于九二。故曰株木。三則前有九四。後有九二。故曰石。曰蒺藜。明其不可據而據焉。其困窮可知。如人失路而走入荆棘之中。榛莽之內。又爲石所遮斷。是行不可止不能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兩陽之間。如中宮而自入之。

亦如初之入幽谷。不過初在下爲谷。三在中爲宮耳。其境雖殊。其困一也。而以全卦中互風火家人。反爲睽。家人變睽。故曰不見其妻。以剛過多。柔被壓。不得與齊。妻齊也。陽與陰匹配相得者爲夫妻。六三前後兩陽。不得諧合。故不見其妻。如小畜之夫妻反目。亦以剛遇柔難與匹也。宮中爲內。如家中以妻爲主。今家道乖而成睽。六三又不與九二協。故入宮而妻不見。困之所爲。是有家而難齊也。自二至五。皆中互之象。九二以酒食之困。即婦道之乖。婦主中饋。惟酒食是議。困窮之日。巧婦无炊。則易起勃谿。而夫婦不和。家道失正。故循至六三。遂不見其妻。明處困之不易。固窮之難。婦女之見共富貴則安。共

易經卷之四
貧賤則詬誶。亦人恆情。不得以君子安貧樂道責之。婦女故困卦特以家道之困。示夫妻乖離之由。雖不必有之。實情勢所難免者。象曰。據于疾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三柔加于剛。而介在九二九四兩陽之中。故有據于疾藜之象。剛柔不相協。則動靜兩難。行止均不易。不見其妻。乃不得配偶。互相乖違。是家人之反。即家道之乖。爲人道不祥之兆。祥和氣致。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今夫妻失和。即无以召致祥福。而成乖戾之害。由爻辭困于石。據于疾藜。言是行之戾。由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言是止之戾。行止皆不可。此六三之困。爲全卦最甚也。故占凶。較之初二。雖困而仍占无咎。可以見六三之不利矣。蓋困卦六爻皆困。而三陽之困。猶善于三陰。以陽困而得中也。陰困則无守。惟有順乎陽而得諧協者。可免咎。六三則以原居多凶之地。又介于兩陽之間。乃離之中。離以麗爲祥。離爲戾。今一柔不能與二剛麗。遂成乖離。此所以不祥而獨占凶也。若九四則雖同不當位。而有與下相終之情。此陽德之勝也。困之中爻。孚于未濟之象。而反家人爲睽之情。以致行止俱非。動定難措。蓋家人巽在離上。而睽則離在兌上。由全卦言。本互家人。由下而上言。則反爲睽。且上卦原爲兌。是以

得睽之用多。六爻初上无位。則人道最困窮者。爲三四兩爻。而四幸以陽志在下。與初應。故得免。惟三以陰與上應。皆爲陰柔。且反坎爲離之中。柔不得剛之協。故爲全卦最困之位。爻稱困于石。據于疾藜。可見所交接者。皆爲阻害。入其宮。不見其妻。可見所歸處者。亦皆相携貳。是六三遠近皆无相與。而成孤子自困之象。然六三之困時也。位也。君子不以時位困其心。雖不得與。亦无所失。以能守其貞耳。守其貞。則无待于外。无需乎助。則己不爲困。何畏于石。何憂于疾藜。不以得失移情。苦樂易志。則何患乎家道之睽。夫妻之不齊。此君子處六三。不因其不祥。而存過慮之心。不以其凶。而求趨避之道。故戒慎。

在平日而有終身之憂。豁達于事臨而无一朝之患也。

宗主附注

因六三爻之義。夫子已詳示。傳曰。非所據而據。故不免于困。以疾藜多刺。不可據之物。而竟據之。此如幽谷不可入之地。而竟入焉。皆爲困窮不擇行之象。此恆人之情。若君子則不以境而自困。不以時而同窮。幽谷不入。則无不明之憂。疾藜不據。則无被害之慮。心中无偏頗之見。則物无利害之觀。行止无滯滯之時。則道无險夷之異。故在坦途。不失戒慎。則臨危地。亦无恐惶。在寬場。不忘檢點。則當陷穽。亦自安豫。蓋不以境易其情。不以行移其志。何哉。

易經言解
一于素位。持于中和。人視若險巖。君子則如平地。人畏若危岸。君子仍如安居。故履險若夷。行危若安。不以外物動其中。則外物亦无害于我。而要在時存臨深履薄之念。勿忘戒慎恐懼之情。則雖困而仍亨。窮而仍達。故入幽谷亦明。據蒺藜亦安。此道者所謂入火不焚。入水不溺也。中氣自充。則任何凶惡不能干之。性天自固。則任何危險不能害之。身无所重輕。則物何足爲患。生死无所繫戀。則安危福禍均齊之以一。此即致命遂志之道。爲困而不困。窮而不窮者所爲也。六三之困。固甚于各爻。君子亦視若无異。則何不可據。何不可入。而何困何凶哉。此易之吉凶。爲常人言也。不能

自立命。則聽命造化。不能自遂志。則信志時運。斯尋常人憂樂之情。隨物而生。安危之念。因境而定者。故役于物欲。囿于變幻。无可自主。斯无可幸免。德之不足以邀福。道之不足以避禍。則困益困。窮益窮。心不離于物之遷移。行不逃于時之變易。則惟憂苦沉淪而已。更何亨以解困哉。故失貞則失亨。能守則能行。六三不祥由。于偏求祥耳。果无祥殃之判。自无希求之情。則不祥亦无異于祥。而困又何別于亨哉。此中義理至精微。習易者須深悟之。文王作易。固以此自解其困。特作辭示人困之所由。與困而亨之所在。文王悲憫之心。于其辭中即足見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宣聖講義

此困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爲兌之四爻。而與六三同屬人爻。以陽剛之德。居柔位。而上有九五兩剛之接。與下九二同功異位。爲多懼之地。本乾九四躍淵之道。樂與下近。故曰來自下。上曰往自上。下曰來。言九四由外來也。以剛乘柔。而易升爲降。故曰徐徐。言其行緩。其情安舒。本下就之道。有自卑之德也。九四之應爲初六一剛一柔。陽來就陰。外來親內。而中互家人。有如咸男下女之象。九四居巽之中。爻互離之外。爻內鄰六三。遂牽引以俯就于下。柔之德本安閒。

行亦迂緩。故徐徐其來。而不忽遽也。然九四雖介于九二九五之間。有如損益交錯。而與益近似。兩陽下臨于陰。故陽剛不得伸其志。仍成被揜之情。故亦稱困。謂失所出路。雖轉而向下。又失其所本。故曰困于金車。車指在行道之中。金車貴人所乘。非困窮時所有。困而因金車。亦如初之困。因株木也。金車者。以爻九四乾也。而下臨坎。雖貴重而不利于行。以險陷在下也。九四之剛。本以陵越之情。飛騰之志。爲其所願。而今徐徐其來。緩轡強步。有金車而等于无用。反不若徒行之快其志。故曰吝。言吝于行。而惜其物也。凡不暢所欲。不滿所求。皆吝也。吝惜之而不充其用也。此困之所使。如駕華美之車。以行汚

穢之地。雖不自吝。亦可惜也。况行迂迴。而進趑趄。前既不能退。亦不可。則吝而不免于困。惟以剛樂近柔。上樂親下。有自謙之德。爲克己之行。乃孚于坤安貞之道。而有永貞之終。終者坤之本德。乾知大始。坤以大終。九四發于乾。而志協下之坤。故能有終。此凡剛就柔者。多及之。如地山謙。以謙退之德。成君子之終。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九四之行。恰孚謙道。卑以自牧。故克有終。此爻辭因其善于處困。合乎貞亨之德。故決其有終。明君子之困。可終達于亨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四陽剛。而徐徐其來。違其本行。則因志在下。就于陰。故不升而來。不遑遽而徐行也。下字指下卦。亦指行向下。即自卑之意。位高而自下。如乾之或躍在淵耳。九四原非中位。且剛柔互失。如未濟之象。故曰不當位。但不當位者。以剛履柔位。而下六三則柔乘剛。是仍成一剛一柔之道。四爻與初應。亦孚于一陰一陽。故曰有與。言兩情可與協。其用相與成也。爻辭稱有終。釋文稱有與。明有與始有終。蓋陽升陰降。原成背馳之情。而九四乃反以就下。遂得相與之利。陽剛原无終。而以有與得終。正如地山謙。以謙而有終。爲克孚坤用。亦永貞之德耳。仍與象辭貞大人吉相應。貞乃有終。剛

能就柔。乃相與以有終。此以亨貞互成其德也。非貞无以亨。惟亨而能貞。乃永保其亨。是困之君子。必先自貞。有守始有與。有與始有終。亨者天道。貞者地道。人以地法天。故先貞後亨。此九四以志在下成其貞。即以有與有終。而免于吝與困。要以來徐徐之行。足以徵之。來徐徐則一切均本是以行。自无輕躁妄進之害。此守貞之道。必本于坤順也。內健外順。如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皆君子應時保身之要。不可忽略看過。

九五劓刑。困于赤友。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宣聖講義

此困九五爻辭也。原文赤紱。乃赤友之誤。與九二朱紱不同。朱紱指印綬。赤友指除不祥之人或物。或曰紱當作韍。蔽膝之物。見禮玉藻篇。然此兼義。其本義作赤友。亦作撻拔。周官赤友氏。主除不祥。又刪除草木蟲豸者。以其自死。有召致沴氣疫疠。爲不祥之物。故紱除之。九五以上卦中爻。亦全卦正位。非同九二在下。可受上之爵賞。而有朱紱方來之占。九五主位。更无以印綬賜頒者。况天子服飾。卽爲印綬。亦无受困之理。故原本赤友。後人以類似九二朱紱。遂作赤紱。赤朱一色。而朱爲正名。如印綬則當仍稱朱紱。不得易以赤也。九五兌之中爻。乾之九五。下與九二同爲剛中。以困之時。陽爲陰揜。雖

居正位不離于困。惟在上而近于極。得九四之承宣。困尚无害。且有解脫之望。此九五之得中。克秉剛健之道。以與柔周旋也。劓者去鼻。劓者去足。古五刑之屬。皆以誅有罪者。九五居執法之地。有刑人之權。故以劓劓稱。言其用可比于鼻足之刑。則以上初皆柔。如人之鼻足不全也。而全卦中互家人睽。由下上孚于睽。睽亦稱其人天且劓。則以兩陰間其陽也。今九五亦以三陽被揜于三陰。體肢不全。而在上者去鼻。在下者去足。雖曰刑殘以罪。亦有非罪而受刑。更有非刑而殘體者。此爻辭不及刑罪。祇以鼻足之被戕。若受劓劓之罰。如眇能視。跛能履。但稱眇跛。不稱所以眇跛之由。以卦象限于所見而已。

困困而有此殘傷。且囚困而關于赤友。是九五爲欲挽其困濟其窮。却將憑此以用其道。如見殘體之困。則思有以療之。如見被除之困。則思有以正之。皆九五剛中之德。欲行其志。以脫于困。而未免者。則以志之不得行之无成耳。殘體固不易補。赤友亦難見于功。此困窮之時所爲。不容免強。則雖有位。仍无其勢。雖得中。仍非其時。然而以位究有可爲。以剛中究有所希冀。故曰徐有說。說字兼悅與脫二義。則兌爲悅澤。其闕口又解脫之象。如缺口而放水。猶啓關而釋囚。是兌包有數用。九五因之。乃徐有悅澤。或解脫之功。則以剛既揜于前。欲進不得急。與九四來徐徐之徐同義。言困之脫。必徐徐而後致之。

窮愁之境。必緩緩而後去之。則以九五中直之行。立不易方。而阨于時。不得不徐圖之事。緩則困脫。行徐則困解。而殘體者終可无苦。拔除者終遂其願。此亦剛中之道。持之以貞。乃致其亨也。亨以成禮。故利用祭祀。仍如九二之亨祀也。返本以報恩。培源以祈福。九五正位。仍以孝敬示天下。以祭祀契神明。是困終亨。賴乎人神合德。而禍福轉移。皆在于盡禮。以致其敬天孝祖之行。此本亨以和禮之義。禮以保位之功。無論困否。所必由之。而困時尤爲重要。故全卦于二五兩爻提示焉。

象曰：剝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得位居尊。宜有所爲。有所成。而輝耀當時。煊赫千古。而爻辭以剝剝形容其肢體且不全。是已不副其尊嚴之貌。而同刑餘之人。何以爲萬民之望。天下所具瞻哉。故釋文以其志未得明。其時之不宜。雖有其位而无其時。雖有其志而不得遂。是負其威儀之相。辱其尊嚴之位。亦困之所恆不免者。困于赤友。辱于剝削。則爲功而受過。爲利而反害。形之不全。德亦不昭。固困時不易免者。然以其中位。終不同于常人。故曰。乃徐有說。言終得解。其困悅其志。以中位而直其行。此剛健自強不已者也。且以利用祭祀。受神

之福。則雖困亦无害。雖殘于前。而全于後。雖傷于一體。而成其全身。雖困于被除之物。而終得解脫之望。此由九五有中直之德。更以祀事。復受神祖之福。人神合契。何困之患哉。全卦以九五之困。爲可解。而受福。是正位之可貴。中行之可師。而勵人以明德守位。盡禮誠神。以待時。而回天。致命以遂志。仍不外貞以致亨。亨以解困之旨。故刑殘不足畏。困窮不足憂。君子自有其保全之道也。九二九五以剛中得位。雖困終亨。乃困卦大用所在。讀者識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宣聖講義

此困上六爻辭也。于臲卼。曰。日字誤作曰。與大畜卦曰。閑輿衛。誤曰。相同。應爲于臲卼。曰。一句。後人以屬下句不合。上六爲全卦極位。兌之上爻。亦其主爻。而本坤之上六也。全卦初上皆柔。中六三爻亦柔。分揜二陽爻在中。故名困。而易言之。陰亦困也。以易卦六爻周而復始。陰固揜陽。陽亦夾陰。故六爻皆有困字。特所困不同耳。如初困于株木。二困于酒食。三困于石。至上六困于葛藟。其困于物同。所困之物不同。初與三所困相似。木石之屬。不情之物。二五困于酒食。赤友。乃行爲之困。動作之事。上六葛藟。亦如初三之木石。而與三之蒺藜。尤相近。蓋皆爲行止之阻。進退之難。不過六三困于石。而據于蒺藜。

非本困也。乃自依據之。咎在己者多。上六則爲葛藟而困。非由己之行。蒺藜多刺。易傷毀。如坎之眞于叢棘。葛藟爲牽藤。易糾纏。如坎之繫事微纏。皆拘系之象。望牽之情。不得自由進退也。以上六極當變。前之剛者變爲柔。刺傷者變爲纏縛。是以兌之用易坎而險陷之害。變爲糾紛也。且葛藟不足傷人。徒以纏擾。不足害物。徒以牽連。是亦可見卦至上爻。雖困亦已大差。以其困易脫耳。无傷而易脫。則困之用且窮。是困之勢。如强弩之末。明示其且解。雖困无大碍。第上六兌之主爻。在全卦爲極。而在上卦爲主。故仍在困阨之中。有憂危之象。故曰于艱脆曰。言所困之地。恰當艱危不安之時。艱脆者。不安之狀。

危殆也。險害在其下。糾紛在其身。故艱脆不安。所謂惶惑之情。困迫之境也。兌以悅澤爲用。窮則反爲憂危之態。而又困于物不得去。重其憂思。此上六居高而履危。迫于時而困于物。有不能自解之情。故曰動悔。言動而有悔也。有悔者。以卦外多悔。既臨多悔之事。自來易悔之思。一悔字一指時位。一指心志。時位指外來之悔。心志生己身之悔。如悔其所爲。而更悔其思也。與豫卦盱豫悔遲有悔義相近似。皆以己之悔心。與事之悔改相牽連。卽若事不可悔。心亦无悔。今動于悔。而心有悔。是中外亦悔也。悔爲補過之機。遷善之萌。是亦德之吉者。故曰征吉。蓋因悔而動。則行卜吉。如人悔其前非。而別求其

行于善。自協吉。占征字。指行言。全卦皆以守爲吉。故稱貞吉。上六當變。故反爲征吉。是利用其悔禍之心。而求其由新之德。則行无不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上六高而无位。更以柔居上。故曰未當。而成困于葛藟糾纏不已之象。動悔有悔。以事之當悔。且可悔。而心知悔。日能悔。故爲吉。而利于行事之當悔者。必其前之失。可悔者。必其時尙可及。心自知悔者。覺悟其非能悔者。克悔改其所爲也。人不易无

過。過貴能悔。事不易无失。失貴可悔。故動于悔。而必有悔。且克實行。自无不吉矣。言行二字。指吉以行占。而行亦吉。則重在能行也。全卦彖辭有言不信。以不能行。上六變而能行。故占吉。且與貞以致亨之義相應。兌主說言。而困之解。非言之功。必期于行。能行則困不困。而吉亦以行占。葛藟之糾纏。不足以阻其必行之志。况悔其所爲。而圖改善之。則前之困亦自解矣。此上六以柔在上。得坤之終。孚永貞之吉。而合乾元自強不息之道也。柔悔其揜剛之失。剛遂其中行之志。則剛柔相得。而困解矣。更何憂于艱危哉。此爻辭微旨。重在動悔有悔耳。能自悔者。則雖過无害。故以吉終。坎陷不陷。兌澤永沛。則困成

亨。此上六必變。變則爲井。而有舊德可食。往來井井。更何物之困哉。
困之變乃爲井。而坎之陷乃升于上矣。

宗主疏述一

困以兌合坎。澤在水下。成有澤无水之象。故象辭稱澤无水。困以水與澤睽離也。若以升卦木生地中之例。則爲水在澤中。應不得謂爲无水。而象辭无水者。以水性潤下。即以卦上下言。兌上坎下。是水在澤之下也。澤因土以成瀦水之用。若水在下。是非澤所得瀦。水愈下流。澤亦愈涸。遂爲无水之澤。如天旱池沼皆枯。原瀦之水已不復存留。雖有澤。而失澤之用。此所以爲困也。澤之用于水。

爲溉潤之功。于物有運轉之便。于中有水草魚鼈植蓄之利。于外有流通平均蒸化之功。是皆以水爲本。水而與澤乖離。將何以成其用哉。此困之名。以澤不得水成其功用耳。澤之于人。比于恩澤。譬雨露之沾沛。溝渠之灌溉。皆以生成之效。爲其致用之道。比施政之所關。明德及于大衆之所見。故德政之世。膏澤下于民。暴政之君。膏澤不及于衆。皆以恩施爲澤也。澤而无水。猶膏澤之不下。而民衆无以生存。此則國之困。民人之所苦也。時困屬諸天。國困屬諸人。困卦兼言之。下坎不以水成澤之用。而以險陷減澤之功。是上不得與下合志。而內不得與外同情。上下相疑。中外相忌。困。

之爲困。乃以時成。若救其偏。補其敝。必反其道。而易其行。則反困爲井。井則水得蓄。而用可永。雖非澤之大。而有巽之順。坎反在上。以宏其潤物之功。而達其生成之德。此井之繼困。足以行困之時。即由卦言。困與節同體。坎上而兌下。則反困爲節。節亦可以濟困之窮。如人困窮。果節約。自苦自儉。則不爲困所害。故節困之用。相反相成。而善用困者。必取法于節。不節若。則嗟若。節則有餘。困而節。則不終困。水用既顯。險陷失時。則困之道。易爲不困矣。澤上水盈。其用必豐。尚何困哉。斯不過易其上下而已。如損與益之例也。困彖辭稱亨貞大人吉无咎。而釋文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此義。夫子已詳。大人君子以德言則同。以位言則別。亨而貞。非君子不能。以在困時。尤非君子不能也。蓋亨者得志之時。易生驕心。若不驕而自戒慎。不失其守。豈常人所能。此達時之不易貞也。若當困阨之際。貧賤所迫。易生惡心。若不志于惡。而潔身自好。不失其分。豈常人所能。此窮時之不易貞也。今困亨貞三字相連。是兼窮達之時。而賅升沉之際。果以道言。則爲困窮。若以時言。則當亨達。此在亂世而得志者。危邦而居高位者。雖困而亨。然亨則亨。而不失其貞。爲以時之亨。而道之困。亨亦困也。故亨不得久。而必志于貞。所謂困而不失其亨者。亦即困而不失其貞也。亨貞

子乎。此義。夫子已詳。大人君子以德言則同。以位言則別。亨而貞。非君子不能。以在困時。尤非君子不能也。蓋亨者得志之時。易生驕心。若不驕而自戒慎。不失其守。豈常人所能。此達時之不易貞也。若當困阨之際。貧賤所迫。易生惡心。若不志于惡。而潔身自好。不失其分。豈常人所能。此窮時之不易貞也。今困亨貞三字相連。是兼窮達之時。而賅升沉之際。果以道言。則爲困窮。若以時言。則當亨達。此在亂世而得志者。危邦而居高位者。雖困而亨。然亨則亨。而不失其貞。爲以時之亨。而道之困。亨亦困也。故亨不得久。而必志于貞。所謂困而不失其亨者。亦即困而不失其貞也。亨貞

本末也。貞本而亨末。能貞方固其本。貞固也。乾專曰。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德之本。如木之根。室之礎也。故困之亨不足爲貴。困之亨而貞則貴。困之貞則尤貴。達之亨不奇。困之亨爲奇。困之亨而貞則尤奇。以困原不可亨。而不易貞。不可者。時可之。不是者。人易之。此惟君子能及焉。蓋困之貞。卽夫子所謂固窮。夫子以子路問君子亦有窮乎。特告之曰。君子固窮。卽明示困貞之義也。困卽窮。貞卽固。固窮者。貞以處困之謂也。後人釋此句。多未得。夫子之旨。不知原本困彖辭。困亨貞之言。困字指卦。亦指境遇。亨貞則分指時宜。與所行之道。時宜者外也。所行之道內也。依乎時宜。則

亨或否。依乎人道。則以貞爲本。此困之無論何時皆貴。貞亦卽困窮。君子所行也。惟能貞固。始能免于困窮。而不失其亨。若失貞固。則困亦害。亨亦害。故困可亨。而不可亨。必以貞而亨。方善用困。此君子固窮不爲窮所累。且以成其德也。若小人不知貞固之義。徒恨困窮之來。遂不免爲時所移。爲境所迫。而自濫其行。趨于下流。不可復救。故曰。小人窮斯濫矣。濫字與固字恰相反。固則有守。不易。濫則隨波逐流。无所底止。言如水汜濫流。下忘返也。何以比水之汜濫。則困卦坎水在下。脫澤之堤防。而下流不已也。故夫子之語。全本困卦之用。非偶答弟子之問。爲護其窮也。窮何患哉。

困卦爲困窮之時。各爻均有所困。卽示在困窮之日。無論何人均不免于困阨。在位者固困。在野者尤困。爲財者固困。爲食者亦困。己身固困。家人親友亦无不困。行動固困。株守養晦亦无不困。此困之爲亨。言天下同困也。通于一切无不感其困。則困安能獨亨哉。故君子惟有致命遂志。以困待困。先自困而後不深覺困之苦。身入困而後可希望困之解。故初六之困以臀。卽明示身已困而面向外。則雖在困中。尚有出困之日。株木之困。幽谷之困。皆先自困而後求其漸脫于困。初爻无位。原爲尤困之地。是以繫于株木入于幽谷。明其實處困地也。然卦自外上。由初以進。則在困地者。

終望脫而向上向外。此初爻之困。爲困之始也。然困卦類无不困。初志固在出困。而所進仍不離于困。且在下固困。升于上亦困。在位固困。進于前亦困。其困雖殊。其被困則一。此卦之以困名也。不過進于九二剛中之德。如在內之主。有受時王爵祿之象。故有朱紱方來之辭。然其爲困。亦不以位而免。可見困之所爲。在位在野。皆同感焉。不過所困之境有別。而處困之情有殊。困而无困。惟有君子因貞以求亨。故先自困而不希其免。不以苟免而更增其困。是君子不以困自窮。明困之屬于身外。則不干其中心。明困之屬于一時。則不動其內守。此知困而困。終不困也。學者要于此義深。

思之

澤水困正合現時之象。澤无水困。而內爲坎險。豈能免于困。所幸者剛中之德。雖被揜而能守。守則不失其貞。貞固則可亨于一時。此困亨貞。彖辭已明其教。與人道所先。人道以貞爲本。方孚于天之亨。而困卦內互風火家人。二女同居。相猜相妬。終成睽違。睽反爲革。故困後交井。則井井然稍定。勢如坐井觀天。不得其真。井亦如坎陷。則阱也。陷阱之灾不易出。而後爲革。則變易。至鼎則更新。革鼎之間。一故一新。易數如是。天數亦然。火澤爲睽。澤火成革。澤水爲困。澤風大過。澤地爲萃。地水火風四大交遽。今由地水起將。

終于火風。火風之合爲鼎。此其時也。而澤與之終始不離。則兌也。故兌澤之用。爲牽引之介。今澤无水。是澤用已窮。兌道不復。兌下以火。更何用哉。此必革也。

宗主疏述二

困卦各爻均。以困窮爲當前境遇。君子則由困而至于亨。即心无困。亨之異。自无困。亨之境。佛所謂色不異空。苦不異樂者也。惟无苦樂之異情。自无困。亨之異境。困即是亨。亨即是困。雖物我相糾紛。而情志无二致。益困益亨。益苦益樂。君子視爲一也。得失不存于中。利害不涉于己。則何困何不困。又何亨何非亨哉。故君子惟

自致其命。遂其志。不問境之爲困爲亨。乃能于困中得亨。而亨亦與困同化。此困卦困亨二字相連也。不過君子能同困亨而齊苦樂。小人則不逮焉。是由一般人言。困自困。亨自亨。不可強之作達觀。如莊氏之齊物。佛氏之空觀。此儒家兼出世世間法。有上下聖凡之別也。就人情言。所謂困與亨者。皆以生活必需爲始。生之裕者爲亨。窮則困矣。故困亨必自酒食始。全易除養生以頤。求食以噬嗑外。而最關生存需要者。在平日則爲需。在窮時則爲困。困與需乃恰相反。需者人人皆得所需。困者人人皆失所欲。故需卦彖辭。即明言義不困窮。而需與困。又皆以飲食爲重。需爲得食之日。

困則不得食之時。故需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爻辭曰。需于酒食。貞吉。困之九二。則曰。困于酒食。皆以酒食爲言。示需時得酒食之需。而困時感酒食之乏。皆以卦之坎爲取用之本。坎在乾上。即需。坎在兌下。即困。坎爲生之源。在上得其功用。故成需。在下失其滋源。故成困。而坎之中陽。乃功用之所存。滋源之所在。故需以九五稱需于酒食。困以九二稱困于酒食。九二九五。皆坎中爻。亦坎主位。實爲一爻。在外則屬九五。在內則屬九二耳。需以坎上乾下。雲上于天。如雲雨之潤物。故能應人物之需。困以坎下兌上。成澤无水。如江河枯竭。不足以溉灌。而人物失其生育。故成人物。

之困。需爲時之宜。困亦時之困。而皆自飲食始。小民所需者飲食。所困者亦飲食。故需九五困九二。皆以酒食稱。此易示人道常經。生民要計。不能概責爲君子外物。而先其守。无求而樂其道也。故困窮之日。惟君子能亨。而需給之時。則凡人皆得所欲。此需爲不困窮。亦猶治平之世。豐足之時。人人皆安生樂業。更何困窮之感。故困者凡民之困。惟君子以困而亨。民不得所生物。不得其養。則雖如何言說。亦无以解其困。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口不得食。雖甘言不足以療其飢。生不得養。雖利舌不足以紓其苦。此坎之潤物无功。而兌之說言何用。君子惟有守貞以自持。致命遂志以

聽天待時而已。

固辭多與坎卦同。以下爲坎也。如坎初六入于坎窞。與堪初六入于幽谷。同意。坎上六繫于徽纆。寘于叢棘。與困初六各爻困于木。困于石。據于蒺藜。困于葛藟。同意。皆以身被困阻。行止不自由也。坎爲陷。如陷穽。困亦同幽囚之象。則坎以一陽陷兩陰中。而困亦以三陽揜于三陰中。始末皆陰。則陽下失所本。外失所出。前後均阻。進退俱艱。故又如大過首末弱也。然大過中四陽連結。尙有不可抗之勢。而困之陽散錯。均被困而莫逃。惟幸二五正位爲陽。得剛中之德。有自守之資。故君子困之以反困爲亨。困于時。不困于

人困于物。不困于心。則雖困仍自成其德。達其道。而聖人恆藉困以爲其進業樂道之基。蓋不困不能自淬礪。不困不能圖振拔也。愈困愈勉。愈窮愈堅。此德業反因困而日新。爲窮而日大。正如顏子陋巷不以爲憂。且以爲樂。原思糟糠不以爲苦。反以爲安。此困之亨。異夫常人者也。

困不可久。困道將窮。天以冰雪困諸生物。不久則爲春。可見窮必變。變必通。困之極必亨。此常人之情。君子則无困亨異。視困亦亨。故不知困之苦。然人情則以困爲苦。故望其速解。困至九五。已有解脫之望。爻辭所謂乃徐有說。即言徐徐有解脫也。說亦作言說。

講。以有言即俗所謂有信。如消息之意。以有好消息。即有解困之信。信者如郵傳書。如花信風。必以期至。故不得速。此徐有二字。明其必至期。始有信息也。陽之息。即陰之消。消息盈虛。循環終始。故困之消。即解困也。因陽被揜而成困。若陽息。則脫所揜而困解。上六一陰。消而爲陽。初六亦爲陽之復。則成天澤履。陽剛得伸。志意以定。此陽之息。即困之解。若兌易以震。則陽得勢。而爲雷水解。以震之陽自坎中出。水中一陽。升于天空。遂成雷雨之象。萬物甲坼。蟄蟲出戶。是解之時。用。即困之消。困以坎在兌下。兌不能升揚。而散于天空。故爲困。若震則以一陽下起。勃然而上。二陰退避。反以

成陽飛騰之志。此雷水解。水火既濟在中互。助其生化之用也。困之九五得全卦正位。自五反初亦成震。故有解脫之機。釋文所謂中直也。中者正位。直者直上。居正位而直上空中。則澤沛天下。如雷雨之潤物。陽德之生成。无不至也。然必以徐徐而後有之。謂非本象。必待其變耳。且變者神功。非人力所逮。故成其變。致于解。必利用祭祀之受神福。時之周流。道之終始。惟神宰之。天以神靈。氣以神行。數以神明。故窮則變。變則通。皆神之功。无神則窮亦不變。變亦不通。且不知其所底。更何望乎時中。故中者極也。神也。如懸物于至中。則不偏于何方。永古廻環。无往不復。此神之用。莫之爲

而爲。莫之致而至。雖不見有何迹。而終古如一轍。雖未見有何形。而天下无不從。故歸于神。名曰道。困之不終困。窮之不終窮。皆道所爲。神所主。故時至而困。時至而解。雖欲速之。亦无其力。雖欲罷之。亦无其方。此中直之效。仍必以徐徐爲其信約也。

井卦 

巽下
坎上

宣聖講義

井與困往來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此釋卦之用兼有其義。如萃聚

而升不來皆取對待義言。萃聚則升散升不來則萃不往是舉其一

足知其二困之與井亦如是。井為通則困為塞。困為相遇則井為不

相逢。非必如此拘泥。而文字中固兼見之。井之通由于困之變。困極

則變。變則通。即窮通互易之理。困之相遇則困在中而相惜也。井以

限于所居如上世老死不相往來各附其井以生以息。即三代井田

之制。仍存此旨。八家一井。守望相與。一井之內不復及于外。故與外

界无往來而在井中則相存問故爲通而不相遇也然困之相遇與
姤有別姤遇者指柔遇剛以五陽一陰陰生于下爲遇之始困則三
陰二陽互成遭遇之象是曰相遇言柔剛互遇也遇雖若有合而不
免于困是遇不足解困也柔曰揜剛亦揜柔相遇之情反爲相忌
忌姤之思發于利害之異故姤與妬字近似謂諧則爲姤忌則爲妬
困之相遇乃非姤而成妬故皆困陽困于陰陰亦困于陽故六爻皆
有困而所困不同初三上三爻陰也皆困于剛故以木石葛藟爲喻
二四五三爻陽也皆困于陰則非外物而屬于食用所需者故以酒
食赤友金車爲喻可見困之所殊亦即情之所異食用具近尚有所

困違向外物尋常便易之物尚困何況在山谷林野之間故雖曰相
遇實反相仇而井則與之反井雖限于所居而能和睦其近鄰由鄰
推而遠之則皆有相協助之用故井爲通而傳稱居其所而遷也井
之爲通非通一切乃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逐類相通以成其道故井
不困不爲地域所困也井與困皆二陰三陽卦陰陽平均坎反居上
兌反爲巽水在木上亦爲剛中之德九二九五得其中位而九三六
四合乎既濟此所以能通也而在中互則爲火澤睽反爲風火家人
由內而外實互家人之象故同一井如一家人此與困之象睽者亦
相反家人內也由內而外推之天下可也故井爲困之反困窮而變

乃至于井。井則困自解而人生得安其所矣。

井字象井之形而有條不紊。又如井田之制平直皆成方。爲以範人生而有所守也。又井之義不獨汲水之井。卽如井亦由井來。故卦上爲坎陷。若陷井也。又凡掘土深入。無論有水與否。亦井也。如響井。枯井。或鑛石之井。葬埋之井。皆井卦兼具之象。不限于汲飲灌漑者也。故爻辭有無禽。則指陷井也。有射鮒。則指漁井也。而皆不外于井之道。井卦之象。上爲坎水也。亦土之陷下也。下爲巽木也。亦風之動變也。風行水上而反在水下。木以水生而反成水用。此井之道。不外水木之合。風土之需。陽多在中。陰多在外。則水之德亦取于火之助。以

三至五互離也。水火既濟爲人生日用所關。中爻孚之。故井道實民生之本。今雖廢井田之制。而井之有裨于農耕及生活者至大。此周易以之與困相濟。困窮由于不得其養。井則得養。困阨由于不通其行。井則能通。故解困者井。所謂困于上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不離田野。不遠于民衆。此民生之原。國家之基。所謂下者。指凡民也。民人在下位。非如在上位之官吏。其生息動作。皆國家之根本。而要在能給民之食。裕民之生。以安以和。以蕃以庶。大哉井乎。豈指一木一水之勞已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來。繙井。羸其瓶。凶。

宣聖講義

此井卦象辭也。井困往來困窮變井。反爲不窮。則以數極必復。行極必返。困之反爲井。窮之通爲得養。井以養民。其利在下。國之本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民得食則生之本立。國有民則邦之本固。此井養爲天下之本。凡民皆依井以生以存。以蕃以息。故國可變。民不可變也。邑可改。井不可改也。民變則何國。井改則何邦。故井卦象辭。改邑不改井。謂本不能改。而民不能失所生存。民衆雖賴國之保。邑之聚。而非生存之本。井則生存一日不可離者。古之井田。尤爲生民之源。後世井田制廢。而井道終不可改。則以日用汲飲爲日食之本。

灌溉耕種爲生息之原。他如濟河沼之用。助濯滌之功。及仿井之形。以作甾。或開井。或養魚鼈。或爲埋葬之需。一切有類井者。皆井之有益于民生者也。而最著者。汲飲灌溉爲其首要。實人生不可一日无者。城市之人。或不覺井之需要。鄉野之氓。无不依井以生息。近人頗不知井之用。以爲河渠之利。有大于井。雨水之澤。有勝于井。而忽于古人重井之旨。是謬也。河渠之利固大。而人力不易爲。雨露之澤固肥。而非時則弗得。故防旱者必賴井。以瀦蓄之。溝通之。分沛之。是井足補河渠雨澤之不足。且將以光大之。發揚之也。此井之用。爲民生不可少者。而邑則遷變隨時。井則存留永久。以其長保人民安居樂

業在我重農之國。尤爲要焉。故邑可時改。井不可移。移井則失其民。井與田地相連。无田地。即无居民。无井。亦无居民。井在民。如室之有礎也。此句明井道恆久不易改廢。亦即示民生重要不可忽略之旨。蓋井在民。惟日用飲食是務。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井之所關。亦繫于是。故无喪无得。言其所爲甚切近而朴實。即詩所謂質。質則得喪俱微。謂不與于天下安危。時世治亂。而惟日用飲食之求。故功不足以爲榮。過不足以爲辱。以在下也。等諸細民。渾渾噩噩。无貪无欲。故无喪无得。得失不存于心。則帝力何有于我。古之治民。皆本此道。民惟樂其生。適其服。无思无慮。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守其位。

安于分。而无所伎求。亦如井之自在。不與于湖海之濶。則風浪不生。不類乎山野之大。則摧毀亦少。此井之爲井。由于困來。爲困以求通。遂卑其志。隘其行。以省于榮枯之感。憂樂之情。自由自在。不離不即。故往來井井。有條不紊。各守其道。則不爭。各安其居。則不妬。故能井井往來。亦如井田之畔岸也。

又以井字平豎成方。上下如一。井田仿之。凡齊一方。正不紛亂者。謂之井井。井卦之行。亦如之。陽在中而得位。故能方直不邪。外柔順而內方正。合剛健文明之德。孚直方大之行。乃往來井井。如有範之者。汲至汲字。誤作汔。汲指取水于井。若汔則猶汔也。幾及也。詩訖可小。

康與井無關。應改正之。汲至亦未繙井者。言取水者至井而未持縴。繙縴也。賴以汲水者。既未持縴。則欲汲亦不得。是徒爲汲耳。故釋文稱未有功。言有井之用。而无汲水之功。有負于井。非井之咎也。汲者且至而忘其繙。是倉皇失措之象。以水在井。非縴不出。則未備繙者。雖至井亦无方使得水。而以羸其瓶。瓶貯水者。因不得水。而用不著。故曰羸。言其失瓶之用。如物失用。遂爲羸弱。爲瓶不得水。故爲羸。以瓶空也。空乏也。不充也。不足也。羸即不充不足之義。有井而无縴。有瓶而无水。是務于名。而乏其實。故占凶。不必以瓶繙爲限。凡不足以致用而收功者。均可爲喻。蓋井之道在實。實而有濟民生。方稱其用。

今虛存其名。將何貴于井。故凶。猶曰害也。害于其事。即害于民生。井之爲養原。以救困窮。今亦不免于空乏。則何養哉。故曰凶。以井之道。本无得失。而井井有條。若悖道而行。反有空乏之憂。凶害之咎。此事在人爲也。人知井之汲。必以縴。瓶之充。必以水。而先務其要。豫善其事。則井不吝于汲水。不吝于瓶。則何凶咎之虞。故彖辭言井道必重。視之无以其細。而忽其工。事亡其備具。即喻細民雖无關輕重。而生意之原。安危所繫。必時爲撫字。多予懷安。以得其心。方得保其國。此利用阜生之政。不可緩也。民失所生。則離心。離則危。民不得生。則怨。對怨則亂。危且亂。豈非凶害乎。故辭假繙瓶以喻民政之不可有失。

耳。即改邑一句。已明示民爲貴。國爲次。井爲重。邑爲末。邑可改。井不改。國可變。民不可无。生民之與上。如井之與汲。國家之財。皆資于民。欲取民財。而不爲民求生。欲充盈其府庫。而忘爲民人闢其來源。是何異汲而无繙。瓶而乏水。安得不占凶哉。瓶中之水。井所出。井无其儲。何以盈爾之瓶。此言外之意。文王憤殷紂。徒知聚鹿台之財。備鉅橋之粟。而不一卹民之苦。取之不以其道。歛之不諒其情。是以假汲井。羸瓶之凶。微寓諷刺之意。以不敢直言。恐于咎不測耳。故易辭往往委宛如此。繹其上下文義。自得其旨。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汲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宣聖講義

此由釋彖辭之義也。井上坎下巽。巽爲風爲木。坎爲水。以巽在上爲風。如同體卦。風水渙爲風行水上之象。而易其上下爲井。則應爲水上于木。以風不得行水之下也。故彖辭木上有水。不曰風。是同一巽。視其位上下而異其名。不得仿渙卦例。稱風行水下。或水行風上。則當稱木。木可在水下。水亦可居木上也。但釋彖辭。不曰木。亦不曰風。逕曰巽乎水而上水。此義人或疑之。巽者卦名。非物名。而卦之取義。則巽順也。入也。此處蓋取巽入之義。猶曰巽入于水中而上水。上猶

升也。舉也。升舉之使上曰上。非水自上之意。則以風原在水上。即木之生育既成。亦高出水上。是巽不得在水下也。今井卦巽在坎下。祇宜稱巽入于水。而升其水。水升則爲風。爲木者降。水上則巽下矣。以井之象固如是也。井中有水。欲汲之者。必以縋繩木具。如桶類。使之。上是木入水中。而汲水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斯名爲井。井之成。用不得離水木。亦不戾乎木入水以上水也。故井以木取水。木原在水上。或水外。以取水則必入水中。或沉水下。如江心泉之汲者。以長縋繩桶。直達江底得之。是在水下矣。其他井雖不盡如是。但既稱井。總不外以木上水。故水在木上爲井。井以養民爲旨。民既有養。生乃

不窮。故曰井養而不窮也。此窮字。不獨指井之用。亦示井爲困之反。困窮則井不窮。改邑不改井。以井在下位。爲國之本。民人之源。民附于土。亦附于井。民不改。井亦不改。而在卦言。則二五皆剛。剛中不變。此不改所由來。爲失剛中則改。改則无復井之用。故曰乃以剛中也。明言事理固不改。即卦爻亦不可改。然困亦剛中。其他剛中者多。何以井獨不改。是必合上下卦及中爻觀之。困之剛中。而坎水反在兌下。且中爻六二九四。同于未濟。不得象井。故名困。井則坎水在巽木上。九三六四。同于既濟。故象井。而不能改。改則非井。無論改其一爻。即不爲井。井道必本既濟。以汲水而上。以潤物。以飲食。及凡生民利。

物之功。皆濟也。濟則有成。有功可言。有用可著。斯民物所必重者。汲至亦未繙井。汲字誤汔。仍照改正。以其欲汲而未持所需之縵。是井之功不昭。雖水在井而不得出于井。而有木有水。不得竟井之用。故曰未有功也。

汲者志得水而忘其備。是未盡其心力。將何功可收哉。且井之爲用。人所備也。其汲取應用之物。亦人所知而不具焉。是不得責諸井。以井固未廢。亦未枯涸。猶存井之用。而不見其功。是非人之咎乎。因其不得水而至羸其瓶。此又可見瓶之无咎。持瓶者之過也。人不知自責而諉諸井瓶。推于其他。則所招致者。決非福利。故曰是以凶也。言

凶將由是而來耳。或曰未繙井。縵短不及泉也。羸其瓶。器小不勝任也。言井泉深。而所持縵不足。汲水多。而所持瓶過小。皆不相稱。遂失其用。而占凶。此亦一義。總不外人事之未善。工具之未良。強欲圖功。反見其害。是亦人不能用井。而負井耳。譬之使人不如其材。御下不以其道。愛憎之見。取舍之私。不計其成。徒徇一己。是猶以短縵汲深井。將小瓶取多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釋文明示无功之由。占凶之故。俾人知自反耳。夫井道水在木上。是必以木汲水。而必使木入水中。抵水內。方孚卦用。若縵不及水。則木在水上。是反井爲渙。渙散之情。奚利于物。何況羸其瓶。所持者已狹。所持者易盈。器小不能語大。

材細不堪用宏。則不勝任之凶。有如鼎之折足而覆餗也。是未繙井者。但无功而未見害。而羸其瓶。則有凶。是又過之。坎險在外。巽入在內。外險內入。其情易乖。猶以巽懦之夫。當艱險之責。僨事必矣。內巽而志入。是苟且偷安之象。外險而易陷。是防危多變之時。此就上下卦義言。固不免有未繙井之咎。而恆履羸其瓶之凶。智謀未周。勇力不備。勉強僥倖。何以言功。狹隘畏蒺。安能免禍。此井道以其平庸而成用。亦以其簡陋而干凶。其得其失。正可互參。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宣聖講義

此井卦象辭也。坎在巽卦之上。成木上有水。故名井。以水惟井中汲取者。在木上。若以他木具盛水。或水沒木。或沾濡。其象不常見。亦無關乎道用。故獨取井爲喻。大過以兌在巽上。曰澤滅木。亦水在木上。而異于井。則兌坎原不同。澤中之水。浸沒木。亦異于以木取水。功用既殊。情志亦別。澤風大過。爲木被水滅。水風井。則水爲木生。是大過木不與水協。而井則水自與木和。蓋井中之水。地下之泉。乘木而出。井成其養民之功。潤物之利。是水固賴木以達其用。无木則徒有井。而无以昭其功利。雖有水泉。无裨于民。无濟于物。又何取乎井哉。故井道本諸水。而成諸木。二者合而後著其功。大其利。是井道人之潤。

澤猶雲雨爲天之潤澤也。雲雨本諸天功，井則成于人力。此人足以濟天地之窮，助生化之德于井道，可以見焉。如大旱之時，焦涸之地，不得雨水之沛潤，又乏河沼之灌溉，則生物將枯，民失其養，物失其利，豈非天地之窮乎？唯人鑿井以補救之，掘土及泉，則地中之水可出，深穴儲水，則雲雨之餘可留，是以有生物之功，養民之德。人之力也。然創者人事，繼之者亦莫非人工。立其本原者人謀，而發揚之光大之，亦莫非資于人力。故井道始終由人成之，而必依于天時，合于土官，備其物事，方克有濟。故井道必合天地人物四者之力，以致其用，而永其利，便于行，而大其功。此井道本人道，以久以宏，以光以遠。

民生所賴，物利所資，爲國家之基。鄉野原隰之不可少者，故易以列于卦焉。井之成也，民亦安其生，井之立也，物亦興其利。故君子无時不重井，而其要則推井之利，以爲民利。盡井之方，以和民情，則上古井田之制所由起也。井田者，畫田以井，而井在田中，爲民者，又同飲用于田中之井，是同井，猶今同村同里也。居處不易，耕作以時，親戚相鄰，作息一致，此我重農之國，其俗習皆指井爲則。故君子因井以尚農，推井道以致民，則象辭所謂勞民勸相者也。

勞慰勞也。兼勤勞之義，相者助也。兼保護之義，以井道本于農耕，農事必資于勤苦，必互爲匡助，所謂三時勞力，而後得秋穫，居民聚處

身 系 言 一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出入相顧護。而後民情親睦。此鄉村善良風俗。王今猶有存者。君子居其位。惟安民爲務。以能安其生。樂其業。衣食不匱。事畜有資。養生送死。无憾。憂喜弔慶。各如其情。有事則致其勞。合其力。无事則通其好。同其安逸。則農事不廢。而民居日洽。情誼益篤。風俗日厚。善則勸。過則規。卹其煩憂。慰其苦痛。其至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養之以時。教之以時。男女嫁娶。以時。則民樂生。而无怨對。家戶自給。自足。而无飢寒病苦之情。此上世盛治。實有取于井道者也。故勞民則民雖勞不怨。勸相則民雖捨己財物。而无吝色。

竭已心力。而无德色。是以農耕及時。无荒歉之虞。友助自至。无孤獨之患。家以田爲生之本。田以井爲利之源。其他蠶桑棉布。魚畜森林。舉可以爲利者。皆依時興措。无不井井。民何窮困之憂。物何苦窳之歎哉。故井之功用。不可盡矣。因其用而致之民。則君子之責也。民之懷土而來歸者。雖逐之不去。何患乎乏用。是足民即以自足。利衆即以自利。无他。勞民勸相。盡其心。竭其智。以培其本。而濬其源。則如汲井。而有不得水者哉。是井不窮。民不困。國又奚窮。上又奚困乎。知其本。而致力焉。則事非難爲。不知其要。而徒汲汲取于民。則將井以自困矣。故象辭以勞民勸相四字。明民事之不可緩耳。有國者其擇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宣聖講義

此井初六爻辭也。初六巽之初爻，亦坤初六而在下，與上六四應皆爲柔重柔无剛地位又下，故曰井泥。泥者井底土也。井之下，窪深之處，惟有泥土則不可食。井以水爲食飲之供，汲至深及泥，故不食。言不可食不能食，亦不宜食也。地位窪卑，性質陰濁，沉澱于底，汚湫難堪，不食猶不用也。乾以剛在下，猶曰勿用。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爲陰始凝亦不用也。故井初爻井泥不食，即无所用之意。言失井養之用耳。而汲取至泥，可見其无水。无水則智井枯井也。即非新掘之井。

故稱舊井。舊井者有井之名，无汲之用。有深陷之穴，无水泉之源，則猶陷阱也。初與四應爲坎之下爻，合初二三四亦大類坎卦，以兩陽陷入兩陰中也。故曰无禽。禽謂設阱以捕捉鳥獸。今既非真阱，以舊井已涸，有似阱則无禽獸可得。爻辭以初六陰柔在下，既不得汲而泥不可食，又不得爲阱而无所擒獲耳。禽擒古一字，非指飛鳥。蓋大象雖類坎而非真坎，故有陷阱之形，而无陷阱之效。有深陷之穴而已，既不爲汲水之井，亦不成捕獸之阱。總不外初爻不用之義。初爻不用，非卦之咎，乃位之卑，故不用。无吉凶可言。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初六釋爻之文，恰與乾卦初二兩爻釋辭同。乾曰：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今合見于一爻，人多未明。則以井雖非乾，而全卦三陽三陰，原備乾坤之象。初六雖為坤爻，而九二九三九五，則乾爻也。且九二主內，九五主外，九三得中，三陽皆得時位之正，有孚于乾行健之義。故于初六，備見乾初二兩爻之辭。辭由象生，象由用見，用之所備，象乃著焉。象之所兼，辭乃合焉。井之初六，陰在下，固與潛龍同。一下位，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井泥屬陰之物，不食與勿用義相近。以龍之潛，亦必于水之底，而泥在井，亦猶龍之潛。

皆深藏于下，故曰下也。是位同在下，而用亦同，不以陰陽異其位也。陰陽未出于地面，則其用不明，則不分。不分則同。此釋文均稱為下也。但就其位言，耳舊井无禽，而曰時舍。與見龍在田同，則以見龍而在田，仍為下位，而非九五之飛龍在下。雖有位，而龍德未昭，德施待普，有其位而无其德，則不可遽言進取。故曰時舍。舍與取對，又施也。與捨同。舍即不取也。蓋欲成其德，達其用，則必先舍。時舍而後可時取。時者及時，言見龍而在田，猶易逢憂患之地，以田不能快龍之志，則不得有圖于雄飛，有冀于大獲。故宜時舍。舍又止也。即不前也。井之初六亦然。既在下而不可汲，雖有陷阱之象，而當不用之時，則不

宜俸圖有禽。禽即獲也。得也。與舍字對。无禽无得。即无所取。即舍也。言舊井不爲阱。自不希有所得。阱險地。設阱者。固希有得。而初六非設者。故无得之志。此宜舍也。又設阱利物之陷。而行人則重在遠避其害。是臨阱者宜舍也。言知止也。止步勿前。免陷入之灾。是時舍者爲己言。宜舍所得。爲人言。宜舍勿進。皆時之宜也。既无獲獸之心。則舍之以全物。既知可陷之害。則舍焉以利行。故釋文曰。時舍也。以阱既不宜自陷。又不輕以陷物。雖初六陰險柔昧。易陷之地。而以九二在前。光明可照。則自知止步。而不終陷。此雖有阱。而无禽也。于人然于獸亦然。人知有險而避之。獸亦知可陷而遠之。蓋非眞阱。上无所

覆。一見即知也。若果爲阱。則不易避遠。今初六與九二近。故无所蔽。而舊井終不爲用矣。此釋文之義。以乾初二爻爲相類。故同其文。使知井之道。重在養民利物。而非殺民害物者也。當本乾明德普施。以厚其俗。化其民耳。

九二井射鮒。甕敝漏。

宣聖講義

此井九二爻辭也。九二居內正位。與上九五應。內外皆剛。剛中之德。連前九二兩剛相接。柔不與協。井而曰谷。言其在谷中之井。亦地位卑窪。如困初六幽谷之義。井以穴土得泉。而谷在山中。雖有水而非

江河湖沼則雖有井而非魚類養畜之處以在山谷中不得魚魚之
畜養必于池塘魚之富多必于江海今井谷之中不獨稱魚且稱射
鮒何也鮒小魚易生淺水中而曰射者可見得鮒非其志也射弋者
田獵禽鳥之所用今九二射鮒而在井谷中則亦猶彖辭所稱所持
非器所備非用與事不適雖得亦幸故爻辭不以爲吉不稱其利所
行既戾所獲亦微井谷雖可用畜魚而所畜之魚乃鮒是既悖井之
用則其功亦不足言所以取鮒非網罟非釣絲而爲弓矢彈丸所射
是所持者不類則所得者亦不足數蓋九二重剛剛過易折剛愎好
自用雖有其位不稱其德故行爲乖戾以井之利在養民在利物今

乃以得魚而不足言所持者又非所需則負井之用矣不過既稱射
鮒是已有得猶未失其志在一己之利而已然井猶在汲水者猶如
平日則其用未廢不似初爻徒存井泥而无得故有鮒尚可汲而以
所持未善于魚然于水亦然故曰甕敝漏則以持之具亦如彖所稱
羸其瓶瓶小不能多容甕敝且漏則不能久存是汲猶不得有水猶
无水有井猶廢井不過井自不涸不似初之徒泥而所持敝漏之甕
則更不若彖之羸瓶羸瓶尚可略貯漏甕則將何以携歸哉是九二
之剛不得其道不適于井之用雖有得亦不爲功雖有水亦不爲用
則爲其小而失其大貪其易而忘其難明于私而昧于衆利務于偏

易經講義
僻而害于重要之行。此則君子所弗取也。而爻辭以爲喻者。欲人知剛過之害。而戒于偏私之情也。井谷雖廣。而人之行不稱。井泉雖富。而人之具不備。故徒得鮒而无他利。徒見水之漏泄于外。而无日用汲飲灌溉之功。是九二有負于井也。

象曰井合射鮒无與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爻辭所稱。係由九二過剛。不得所與。故行乖僻。而所成悖謬也。无與。指剛不得柔相與。不相協也。困卦九四釋文曰。雖不當位有與也。明爻辭有終之由來。以困九四下與初六應一。

剛一柔得相與協也。今井九二所應者九五。同爲剛。則不得與協。故曰无與。无與則无所調劑。剛以益剛。內則剛復自用。不樂人言。外則剛強獨行。不復慎密。故所行違乎道。而所至亦无成功。如于井射鮒。則非有得魚之情。如漏甕汲水。則難望得水之利。是其失在不察也。而不稱凶者。則以正位。猶能自全。故鮒雖小而猶可射甕。雖漏而未爲禍。不過徒勞无功而已。此正位之可貴也。設易其位。則災眚至矣。故彖以來。繡羸瓶占凶。明其无位必有害。由是推之。井道不可不慎也。井之功用固大。而必賴用之者。盡心備物。則以上下剛中。所得在是。所失亦在是。戒慎恐懼。斯有得无失。否則得不償失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求受其福。

宣聖講義

此井九三爻辭也。原並字。係求之訛。九三爲巽卦之終。上與六四同爲人爻。一剛一柔。恰字既濟。此井道所著。濟則有功。而三五同功。異位皆爲剛。九三在下。故視九五有相求之志。雖兩則不協。得六四在中。合成離。爲文明之象。故九五爲王明。以得位而明德下臨。九三受其福也。然九三剛乖剛位。在井之中。井中有水。足資汲飲。以上與上六應。外柔內剛。不能自固。則井水外渫。渫泄也。水由井泄。則不堪食。以非源水。不復潔淨。而異于初之井泥。初在井底。污泥不食。三在井

中。泄水不食。不食同。而所以不食。則異九三。瀕于六四。在卦爲濟。濟亦有流通之象。井與江河異。非流而爲渫。流者水性就下。其利甚溥。渫者水泉滲湧。井之敝也。因其滲于外。則污濁之物亦易混入。故不食。且水滲日多。食者日少。悖井之道。有戾于爲井者之心。故見其渫而不食。且爲我而心恻也。掘井之績。徒成滲泄之行。是棄其前功。與九初不及泉。猶爲棄井相似。但不及水者。力之不足。猶人之咎。有泉而任其渫。則非爲井者之過。是後人不免續前烈。而輕養民利物之規。則有心人。不覺乃惻然于中。而內疚也。惻者悔之機。不曰悔者。以不及悔也。則井雖渫。而猶可用。汲源非淺。而渫不至涸。故不食者。傷

其水之不瀦而可汲者。幸其井之猶在。是九三之用得失各半。以主井者尚有人。則何必自吝自情。而憂慮无已。故利于王之明。而求之則受其福矣。王者位之尊。九五也。內應九二。而互離明。剛以加柔。如福之下錫。故因井之渫而心惻。因汲之功而求主。是可轉禍爲福。因害爲利也。在井之渫。水源不窮。推之于王政。雖濫施而恩澤可沛。是惟王之明。允其求而受福也。由中爻九二九三六四互成兌卦。九三在中。故有恩澤下及之象。兌悅澤。而用昭于下。以一陰上于兩陽。陽蒸成雲。雨沛爲澤。而九三受之。是人事爲王明之下施。于天時爲雨澤之下沛。井因之而可汲。不以渫而憂民。以王而得養。物以王而成。

利是王之明如天之雨澤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三內卦之末。以望于外之六四九五上六兩陽。兩陰相互以協實。不違道。故居心惻。但不以一己之私。忘大衆之利。故井渫不食。而心惻也。不食。包不可食。不能食。不得食言。我自不食。或人不予食。皆不食也。爻辭特揭爲我二字。明其在不食。由于我之心惻。而釋文行惻。則兼指凡見者皆惻。行惻猶曰所由惻。以見井渫。遂惜之而不食。即行路者。亦同惻然于心。爲慨夫世道之非也。

詩曰我觀周道。彼黍離離。蓋不覺自心之悲也。井者聖人所以養民而利物者。其用在水。今任其渫。豈不傷乎。故不食又不忍食也。心惻然于井道之廢。民生之窮。物力之敝耳。井所賴以救困者也。今且失其用。則將何以免于困窮。故不得不爲之惻坦也。然以可汲。猶可糾正之。則必假在位者之德。故轉而求王之明。求而有得。則衆受其福。以王之明。故求之有情。若非明王。則方幸其渫也。而不復念及民物。不念及先人。不知創業之艱難。則德施亦不及。是求王必以王明。明則不虛求矣。行于惻隱者。仁之端也。德施及于民物者。仁之成也。九三人。有人道表率之象。故代民物以求于九五。合成文明之德。

則雖井渫。不足憂也。雖不食。不足害也。王明則可使渫者不渫。而不食者食矣。井道本以在下養民。而其功則必在上先養其民。故九二九五剛中之德。爲全卦所望。象辭稱君子勞民勸相。亦正欲上之養其民。利其物。上失其德。民失其養。物失其利。則井失其用矣。故井泥不食。以其下不成用也。至井渫不食。則不得諉之于位。當食而不食。非司民食者之咎。何而在下者。不得直責其上。惟求其王。王而明。則民之福。亦國之福。乾九二所謂德施普也。九三代九五。宣其德施。則无不受其福矣。求字明九三之情。急而望切。亦本心惻而來。以代衆而求。非一人之利。不得責其諂上也。細繹辭旨。自知以九三上六爲

正應上无位而爲柔。不足以代衆。故求者惟九三也。
六四井甃无咎。

宣聖講義

此井六四爻辭也。六四外卦之始。坎也。而柔爻柔位。秉坤厚載之德。居九三九五之中。有離明之象。而與初應。亦重柔也。柔得助而善培其基。故曰井甃无咎。甃瓦磚之屬。爲井之需。井以掘土得泉。而必砌其外。以防其溢。堅固其井口。以利于汲。此亦井道不可缺者。而何以見于六四。不在初。或上。則初上无位。其用不昭。初見井泥。而爲舊井。可見其非有堅固之甃也。上六高而失位。井道已窮。井用已收。故亦

不備。備亦不著其功。惟四在中。而柔之所重。柔以四始。故建井者。于此具其甃。甃具則井成矣。故无咎。善其事者。必先利其器。井道不改。必以恆久爲本。故甃之具。欲其不敝也。因汲者衆。易于毀傷。則有井將不適于用。以甃之力。而後井可堅固。是甃可免于毀傷矣。六四柔也。而用剛。故免咎。亦不偏甚之義。四與一同功異位。四多懼。原易得咎。九二以剛在中。且有甕敝之虞。射鮒之戾。則六四寧易自全乎。惟其得居兩陽之中。如人目精。象井之口。陷而不陷。險而无險。是有甃之功。柔以成其剛。陰以協于陽。此所以无咎矣。况近于九五。則得君之信。介于九三。則互濟之功。汲者以爲安。井亦以爲保。此坤安貞之

德厚載之功如坤六四也。井既全其外貌。其養民利物。亦于焉明。體既備。夫安貞用。又達于利濟行。既孚于厚載功。且協于自強六四。人爻之外。人道法地。則井甃之義。猶屋之有基柱也。推之于事物。皆有貞固之謀。而免渙濫之害。則可久可大。民人之所依存。豈徒一井口之爲哉。時地所宜。施措永當。則居中馭外。柔能勝任。道之契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井甃以細事成大用。乃修井之所需。修猶作也。又整理之補身之也。人之修井。如修其身。身有未修。必受其害。井

有未修。必見其敝。則行之所重。用之以大。无甃之井。如未修之身。身之未修。將可以齊家治平。井之不修。將何以養民利物。泉流爲其本。而井不得无閑。如江河之岸。池沼之堤。皆以防水之汎流而潰決者。惟有甃以維護之。則井不敝。而泉不滲。汲不浸。而人不涉險。故修井在坎之始。以坎險易陷也。人道之宜。自免于咎。工器之備。自增其利。爲井如是。爲道爲德。何莫不然。故釋文特以修井。明爻辭无咎之義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宣聖講義

此井九五爻辭也。九五全卦正位。有乾飛龍在天之象。而以卦爲坎。一陽陷兩陰中。下爲巽。九二爲應。重剛不協。故以沉陷象井之寒泉。以剛應爲冽。冽清香也。氣清味甘質潔白。冽如水雷。陽從陰化也。故曰寒泉。以卦爲井。宜有甘泉。九五正位。宜得甘泉。徒以陽之深陷。雖甘而不免于寒。寒與溫對。由體言。則寒遜于溫。由用言。則寒勝于溫。蓋寒泉宜于食。溫水宜于濯。坎主水。爲寒地。當歲之冬。亦寒時。故冽寒之泉。九五得之。而宜于食也。此食字與初三不食正相對。不食明其不當位。不宜食。食則當于位。宜于時矣。而全卦僅九五一爻得食。可見食之匪易。人生固不能无食。而不能不擇食。必以宜食始食。不

宜則飢渴至死。亦不食也。井之養。以民得所養。而亦養其君。九五之食。君食也。必民已得食。始能甘其食。若民无食。雖食不甘。九五中正之德。故得食而甘。雖寒而不戾于太和。雖泉而仍保其清潔。此剛中而當位。卑已而勿辱。卹民而有恩。膏澤下于民。則民奉其食。如爲井者。得冽寒泉以食也。六四修井未得食也。九五冽泉始得其食。而見聖人先民後己。先事後食之道。不獨于汲井然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五得正位。居中以御下。即九三所稱之王。

王正位而行中道。其德及乎衆。則治道之成。而王亦享其福祿。如修井者得寒泉之甘。以爲食也。此食字包有食報之意。所謂于食有福。非徒食之福。乃食福也。福者德之報。食者功之果。有食即得報。即受享其功果也。井自初至五。前皆不得食。非不得食。不能食其福耳。九五有中正之德。始克享受寒泉之食。可見食之不易。必先自明其德。自勉其力。德日昭。力日積。則必食其報。而食字亦包人已上下言我已食矣。人亦食之。上已食矣。下亦食之。此乾以美利利天下者也。九五乾主位。故天下皆得食。王之食。此九三所謂福也。食雖指井泉。而井所得者。不止泉飲。凡可以養民利物者。皆井之功。皆寒泉也。民得

其養物得其利。皆食也。皆如食寒泉之甘美也。故釋文特以中正二字。明食之由來。謂非其德位不能食。德位中正。斯得其食。一人得食。上下无不食。此方能稱九五之食。以其稱中正之德也。井以養爲用。養以食爲先。九五食養已至。天下皆樂其生。安其業。則冽寒泉。何異乎天之霖雨。地之江河。其利其功。不可限量。而九五何爲哉。順天之道。盡地之利。養人民之生而已。故无爲而成。井之道以成國。天下以治以平。則更何憂乎困窮。何虞乎民食之不足。物力之不充。又何患乎府庫之匱。財用之竭哉。民皆得食。則垂拱而治。物皆得用。則天下康寧。此中正之道。以其位昭其德也。習易者。當于中正二字細思之。

上六井收勿暮有孚元吉。

宣聖講義

此井上六爻辭也。上六居終極之地。爲井道之窮。井至此已將終之時。用亦隨之而盡。故曰井收。收猶閉也。罷也。歇也。井之爲用。原无窮盡時。而卦爻則有窮盡。不曰井廢而曰收。猶農業之秋也。農以秋收爲一年工作之終。亦功績之成。則事業可暫罷休。而施措亦告結束。收其器具。歇其工作。如收業然。且古時井之所在。爲市之所在。市就井地。使農民之交易。利居衆之取捨。有无相換。生息乃全。故收字兼市。言卽收市也。井收市亦閉。來汲者旣散。至市交易者亦歸其家。井

固不必復張市場。亦不須再設。而井之利已著。市之用亦昭。上六大終。本坤代成之德。故有收成之占。在初爻井位未明。井道方始。尙无收獲可言。故曰无禽。言无成就。无禽獲也。至九五井道大彰。井用全見。故曰食。言食其功績所得也。過九五以上。又非當位。不復如九五之食。而積之已久。致之已盈。則曰收。言如農事旣成。五穀畢登。存之倉庫。儲以備平日之需。是收字不徒指市井休息。且兼指井之功利。旣備收獲已多。更宜臧于府庫。留爲日用。則收者收臧之也。凡井所得之利。皆有其物。皆可儲臧。以爲久遠之計。亦如水泉在井。可澆之待時需也。旣曰收臧。應及時爲利。若過時不臧。將耗于无用。或敝或

損皆失井收之旨。故曰勿暮。原文訛暮字。暮猶遲也。緩也。勿遲緩言不及時收。則暴棄之咎不免。猶穀物既熟。宜及時收儲。勿使濫費。毋俾損害。以重民生。而惜物力也。又暮字包日暮言。則以井包市。古者日中爲市。便于民衆汲飲。而不誤其工作。則有定時開放之制。且以市之所在。人衆聚集。品類不齊。易爲宵小潛蹤。盜賊竊發。故定于日中。恐天晚爲匪人之利也。故曰勿暮。亦古時无明燈電器。一至于日暮。即黑暗不見。賊匪肆行之時。良民易遭其害。故日中爲市。實防杜其禍。凡灾害無論天灾人禍。發于光天化日者。少而易防。固不獨盜竊也。此勿暮二字。包收市之時。及收臧之計。而以井言。則重在民之勞。

績物之功利。宜早爲保存。勿使遲晚。凡易辭皆從象來。以坎錯離。離有日昃之嗟。故不宜暮。且上位窮極易變。不可長久。亦以早時爲得。有孚元吉者。以上六既在上位。柔以就剛。故有孚。且與中孚應。九五上六初六九二九三亦大類中孚。而非眞孚。故曰有孚。以有合耳。既爲井道之成實。即民物之利。故占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爻辭稱元吉。而在上位。上乃窮極之地。宜變與井道反。何以占吉。則以井道至此大成。井道在下。而下卦多不宜。

于行上卦却漸利。至九五始食其報。至上六始爲大成。故以在上占元吉也。元吉在上。與履上六大有慶也。同義皆本卦用。必至上始著耳。井以養民爲本。民養其上爲用。九四以下皆養民之時。亦勞民之時。至九五始得民之養。至上六則上下皆得養矣。故曰大成。大成猶泰成。亦與泰卦應。泰以九三六四孚既濟。而平阪往復。于食有福。井亦以中爻九三六四與泰同。而三五受福得食。是井之成。與泰相似。故爻稱有孚。即陰與陽有所孚合也。以有孚而得占元吉。則元吉者。井道之終。元與貞相往復。貞之盡。元之始。故曰貞下啓元。貞者地道。元者天道。上六元吉。即明示地能承天。下能奉上。人能合乎天德。而上能得乎民心也。天與民歸。非大成而何。是要在九五之中正耳。有九五之中正。乃孚上六之元吉。有在上之勤施不輟。乃得井道之食報。无窮。上六原窮。以其善積。故无窮。此爻辭稱收。而釋文曰成。收即成也。收成者。食報也。不自修積。將何收成。此貴在六四之修也。上六與九三應。剛柔內外亦孚。宜其占元吉矣。窮而不窮。則困自不困。此井之所繼。困而稱不窮。觀夫元吉在上。亦可見不窮之義焉。

宗主附注

井卦上六占元吉。爲易卦中少見之例。以上爲窮地。窮必變。而前各卦。如履大有。頤。大畜。等卦。亦以吉占。而皆爲剛爻。如履上九。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釋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大有亦稱吉。頤上九則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是履頤兩卦之上九。皆與大有上九相通。故釋文曰：大有慶。明其位雖極而德正明。德明于上。澤沛于下。故天下皆有慶。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也。然此數卦。皆以陽在上。若井上六。則陰也。何以亦如履稱元吉在上。後人多有疑焉。要知履之元吉在上。與井原无不同。雖一剛一柔有殊。而上位不異。前已將初上爻不分陰陽。詳加論證。則以初上无位。雖有位而用不明。猶无位也。故乾傳上九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可見上爻亦同初之勿用。位不足稱也。位兼時言。位不易而時有變。全卦

至上爻時已盡矣。如一歲之終。故不得稱位。猶歲已盡。不得復稱時。爲其德用已窮也。必待斗轉星移。曆紀更始。一歲之首。爲時之春。方著其用。是上位用之不明。即剛柔之不復分。初如嬰孩不分男女。上如年老亦不分男女。爲已失男女之用。則雖有男女之名。无男女之實。故初上不必以九六之殊。有疑其占之異同也。井之上六。正與履上九同。皆爲德至道凝之日。功成行滿之時。故履爲大有慶。井爲大成。慶以情言。成以事言。皆全體成熟之象。如農事之收成也。蓋卦占元吉爲至吉。元者始也。義如第一。多屬二五正位。或中爻。而在初或上爻者。則例外也。必以卦用所關。時位所合。

然後見之。明其必至。是時是位。始得之也。履之上九。以禮治之。既成。井之上六。以民生之既遂。一關於教。一關於富。皆治平之本。既有庶衆。必先富之。此井養所宜重也。既臻富裕。必先教之。此禮教所宜尊也。履以禮教定民志。井以食養安民生。其德及于民。其功垂于後。位益崇。德益大。時益永。澤益宏。故必至上位。方占元吉。元吉在上。則天下无不吉矣。此明天人之合。福祿之增。感應之昭。生育之極。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也。而必以人代天工。始克見之。即以剛柔言。剛出于乾。柔本于坤。履重性行。故法天者多。井重物利。故法地者多。是以皆稱元吉。以乾坤合其德。天地同其道也。而與

人事亦有所關。則視夫在上位者。能致力于民否耳。

宗主疏述一

困井二卦往來。即顛倒一卦成兩卦也。在周易序卦。困與井所關甚大。亦如損益往來。互成其用。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升後受之以困。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困後受之以井。是困由升變。井由困來。困窮之極。變爲井。而坎由下上。兌反爲巽。傳曰。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又曰。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又曰。困以避怨。井以辯義。觀此可見。井與困實相反。而互濟其用。困本窮困。不得有作爲。而內剛外柔。不得排其難。以舒其志。故曰。德之辨。蓋以之試人之貞。

操。辨行之邪正。所謂疾風知勁草。亂國識忠臣。不有外患。不足以辨其所持。不因多災。不足以練其性行。此憂患爲成德之本。險阻爲試能之機。而困乃以窮而通。不爲困困。且得亨也。此所謂避怨者也。蓋處安樂。多尊榮。怨謗必叢集之。惟自居艱苦。履卑辱。不獨无怨謗。且多加慰勉焉。若井則以困之極。而自謀其出路。知其難而務安于狹隘。故曰德之地。言爲人所歸宿之地。安身立命之處也。因其無願于外。則雖坐井而自寬舒。因知多險阻之時。則雖入井而更寧貼。此井能解困。且爲困之變所必至者也。故曰井以辯義。言辨其時宜。適乎中道。不求于物。有存于心。雖居于卑窪。而不

以湫隘爲憂。雖屈于狹隱。而仍能順守其正。故曰井居其所而遷。言居而能不爲居所困也。有其安宿。則能奮發其精神。始于卑下。則可期望夫高遠。如大學安安而能遷者也。惟能安于所安。方能遷進于善。此井爲通異乎困之窮也。困之通。惟君子能之。井之通。則凡人可逮及之。困以窮極之變而通。井則以安安之遷而通。是所憑者殊。而所行者亦別也。細繹二卦彖辭。自能知之。井彖以汲井未備。繙而羸其瓶爲凶。是言民不得養。物不得生之象。非僅汲水不得之故。井以存水潤物資生爲用。井有水而不得充其用。與有器而不能收其功。皆人之過。非井之咎。井困相反。一

窮一通。困于上而通于下。故井位在下。猶民衆屬下位也。下位者國之本。上位賴以爲保。爲尊榮。爲安富。故裕國先裕民。富上先足下。此治世之道也。困以不得于上。反而就下。兩陽由外而內。先固其本。以養其民衆。育其物利。以求其最小最簡之養。則先井。井之爲用大。而爲之甚易。取利宏。而得之不難。以其本于天然。困于土宜。合于人力。而充其物利。四者俱備。故井道者。民得養而不窮。物得裕而不費。困以井解。上以下安。故井道至平常。而功偉大。井象至簡陋。而用寬宏。而在能適其時宜。發其原力。備其用具。充其功。行。故象辭但以无繻羸瓶占凶。以見所失雖小。所關必大。若非如

此則不足以繻瓶爲人之凶也。繻瓶細物。所值无多。有无強弱。何與人之吉凶。而竟稱凶者。爲其失不在物。而在民生。不爲汲而爲養民。不爲水之盈虛。而爲民生物利之窮通豐歉也。生之本。養之源。民之所依以存。物之所因成利。則不可以其細而忽之也。卦坎在巽上。是水已出。其用已昭。而猶不善處之。則自悖井之道也。見其利而忘其害。貧于前而罔卹于後。此所以凶也。故井道天時。而用在人事。人合天德。斯爲得之。

井字四正四方。而延其橫直。永成方正。均勻之界線。故井道如之。由下而上。由近而遠。推至无盡。不離其界。而井之爲物。以掘土深

入取地中之泉。資汲飲灌溉之利。而其取汲之法。必假木之力。入水之中。撮水使上。凡井所需。如桶。如轆轤。如桔槔。如其他汲水之物。以及瓢。勺。瓶。罍之器。繩索之屬。皆爲所必備者。此井卦以巽入坎。而象其義。巽者木也。風也。入也。而坎水也。深陷也。以巽木之入。取深陷之水。而上之。則井之義備矣。而卦爻却本二五兩剛。居中得位。以馭群衆。九三六四。同乎既濟。以喻其效。故井道足以濟困窮。養民而利物。原爲民生之源。而彖辭以汲至亦未繙。井爲未有功。羸其瓶爲凶。是有戾井之用。何也。則以井之用。本有功。以其人之未慎。遂无功。井之道本非凶。而以其器之未良。遂占凶。是猶有

善策而不善施。有良方而不善用。則守成者負創業之苦心。在位者昧民下之情志也。故曰汲至亦未云云。言及汲而未使繙。及井之泉。可見只知汲。不備汲之具。只知井有水。不求出水之方。故未有功。是人自失之。非井也。而羸其瓶者。只圖得水。而忘水之量。只思有持。可以酌水。而忘所持之不宜。是其占凶。亦器與人之咎。非井也。井道不改。則何時何地。皆有功。皆不罹于凶。惟人之不臧。器之不適。斯无功而凶。蓋易明示井道之利害。在夫用井者。即喻民志之安危。在夫治民者。民无生而亂者。苟得其治。天下无不平。惟有不問民之情。不省物之性。剛愎自用。閉戶造車。則何以服民心。

而成物利哉。彖辭之舉无功及凶者。正以卦剛中在位。易干剛復之咎耳。譬之井而枯竭。是廢井也。不得以其名而予之。故剛中之德。指人而非井然。井果乖于汲飲灌溉之道。則爲井者之過。井无知也。二五在中。固重人道。以井而喻人。非謂井即人也。觀于象辭。即自知之。

井象辭稱勞民勸相。此君子治國之要。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井困往來。井以解困。困解即不匱矣。故必先勤其民。勞民者。勤之且慰之也。勤勞其民。使有生業。有成就。有依存。而慰勞之。則使樂其生業。志其成就。安其依存。則使民无二心。父子祖孫世世其業。農耕

工藝各得其所。則野无游民。國无曠土。地无棄材。民无飢寒窮窘之苦。斯皆勞民之效也。勸相者。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禮運所謂。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孤獨鰥寡廢疾有養。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則民人皆相保。而无離心。親疏近遠。莫不相愛。而如其分。婚喪慶弔。莫不相及。而如其情。故居則安其家。出則樂其群。有无相通。憂樂相共。財不富于一人。物不私于一家。則貧富不爭。利不爲己。害不委人。則恩怨泯迹。此即均无貧。和无寡。安无傾者也。在上勸之。下民效之。一道同風。莫不井井。則井道之

成亦治之極也。井以養民。民以養君。故必先重民生。而培其本。民生依井。國強在民。故有井則有民。有民則有國。勞之而不怨。取之而不仇。則上下和。而遠近安。民物肥。而倉庫實。此教養之道。莫不本于井。有其國土者。先庶之。民已庶矣。先養之。民有養矣。先教之。此教本于養。養本于衆。而皆本于井。井兼富庶。而行教養。故上從水。明生之源。下從風。明教之化。中互家人。明親族之和樂。中爻既濟。明民物之阜康。剛得中而柔來協。下有本而上有助。故君子勞民勸相。斯井道之成。人道之立。治道之著。三者皆備。斯不困窮矣。井初爻辭。以井泥不食。舊井无禽。釋井卦之初。其用未昭。位在下

而時未至。故釋文明示其義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蓋井非以泥食民者。今地位低窪。抵于井底。无水而徒泥之存。則何以爲民之食。是失井之用。由于下位也。而下位勿用。無論剛柔皆同。故乾初九亦以潛龍勿用。爲其位在下。猶言不足爲用之意。如草木初有根芽。不得明其功用。功用不明。則何雌何雄。何剛何柔。舉不可辨。故不得以陽與陰爭執其異同。物之初生。無論動植及人。皆不分陰陽男女。非體不分。用不明耳。卦爻之分。在于用。勿用之時。自无剛柔之異。必待其用已著。爲剛爲柔之道已殊。方可辨其孰得孰失。孰利孰害。故卦爻之用。必至二爻始明。而井之初

六上應六四重陰之象。尤易與陽混。坤上六陰疑于陽。必戰。即重陰反疑爲陽。爲其極則變。變則反。反則陰陽不復如前分明。此窮也。而其初始亦然。則以尙未分陰陽之先。亦成相疑之象。是極以變而反。初以稚而同。反則爲變。同則爲和。和者生之原。變者化之機。如嬰孩之初生也。无男女之分。及其老也。生機已斷。亦无男女之分。則變也。故年老不生子。而婦人无月經。亦如未成年男女。皆失其陰陽之用。不復有剛柔之殊也。无禽者。不用則不得。无用則无功。禽亦由用來。井不成用。则无水可食。阱不成用。则无得可言。故曰時舍也。言當止則止。當捨則捨。以時爲辨。舍字與帥逐鹿无

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舍字一義言舍鹿。而弗追射。希得之也。以地不宜追獲。故見幾而止。不如其己。此則初爻在下。井空无水。井凝惟泥。則无可得。亦无能得。且舊井廢井也。有陷入之危。以非有所爲而設之險。是見危知止。則不涉于險。故貴知止。舍止也。以初爻合上九二反連上六互成艮卦。艮止也。原巽爲入。巽入則有陷入之憂。艮止則有知避之智。是在人之何去何從也。故曰時舍。時止而止。則免于害。時止而強進。則必罹于灾。時捨而捨。則雖无利亦无害。時捨而必求有取有獲。則必干貪欲之咎。而成阱中之禽。是在慎于所用。勿用而求用。何啻入井以泥爲食。投阱以

禽爲圖乎。此皆戾夫乾初二爻之義。而不知地之不宜。時之不至。德之未大。施以未普。將貿貿焉。以得失爲懷。則何以免于咎戾哉。故釋文就乾初二爻文以釋井初爻。蓋亦有深意寓焉。

井卦九二爻。以井合射鮒。與甕敝漏二語。明示九二之用。爲不當于位。則井卦各爻大同。皆如彖辭所稱。汲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不克充井之用。失養民之道。乖利物之功。則時世所爲。人事之咎也。譬之井田之制。行之數千年。三代聖治。未聞有改革者。而至秦孝公則竟廢之。是非井田不良。乃時世使之必變易也。井道亦然。井以養民利物爲主。而後世反因以勞民殃物。又豈井之不良亦

時世之敝也。故井道久則必革。此井卦之下繼以革也。革則先去其利。而徒見其害。重變易不克依成規。尙新奇不甘仍舊貫。故改革之際。无不亂者。其意固爲撥亂反正。其行則將以亂濟亂。此歷來改革所不免者。而孰能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哉。湯武聖人。于其未定之先。猶不免有干戈之禍。此古昔聖人不敢輕言改革也。惟時世所至。不得不革。不得不亂。亂則思革。革則益亂。此井道不可改。而其敝害亦終不可免。故有乖戾之行。凶危之慮。雖井亦无以逃避。是井道之敝。敝于時世。井用之乖。乖于人。爲人不自乖。則器胡不備。時不先敝。則人胡不良。故未繙者時也。亦人也。射鮒者

人也。亦時也。瓶。羸者物也。亦人也。甕。漏者人也。亦物也。皆相因而至。豈井所及料哉。井之道未變也。井之用未易也。而徒人事之非。時世之殊。則何咎于井。更何疑于井之辭。辭指其所之。即示其所變易耳。不變則不有此辭。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何有吉凶。悔吝可言。此九二雖正位而行。仍乖戾。器仍敝壞。位不能與時爭。爻上下乃相拒。所謂无與是也。上下異其情志。而利害牴牾。君民異其好惡。而公私糾葛。有養而不得養。有利而不爲利。皆同于无用之初。則井道不可久矣。不然。往來井井。奚有射鮒之行。敝漏之甕。見于九二正位哉。非其時而爲之。則反時爲災。故曰大畜時。

也。无妄災也。得其時則災亦時。此井之養。不如頤之養。爲頤能養正。井則剛中過甚。遂失其正。失正則偏。偏則害矣。故順以往者。家人之正。逆以來者。睽之乖。觀于中互。即見其所同異矣。井九三爻以內。卦之末。重剛而臨外。六四爻剛柔相得。上接九五。而與上六應。上下相和。雖剛在柔中。如困之被揜。而剛多在下。有升之飛揚。是以九二九三。雖不吉。无相與而可用。有其時。九三又合既濟。溝通內外。率群下以求于上。而終受其福。此井道之大。爲民物所依存。生息者也。井在下而志于上。猶益卦損上益下則吉。若用損卦損下益上則凶。故全卦以利物養民爲旨。物之利。即國。

之利民得養。即上得養。倉庫之財。皆民物所出。君上之食。皆民物所供。是无民。即无君。无井。即无民。故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爲我者。爲民也。亦爲其上也。民不得食。上安能自飽。有泉而任其渫。若有食而任其廢棄。有財而任其虛糜。則用違其材。器違其用。如瓶罍而甕漏。不足以達汲引之功。何貴乎有井。何重乎有民。財物不先及民。則民无所用。飲食不先足民。則民无以生。將有民如无民也。則有國奚以爲國。有君奚以爲君哉。此爻以慨商紂之昏庸。徒暴斂其民。而不省民之生。徒耗散其物。而不培物之力。則如井之渫。將何成井之用。故曰求王明。始受福。王之不明。將何福之求。

此忠君愛上之誠。求冀王明。而復撫其民。育其物耳。一求字。何等悲惋。人不得其願。則呼天。如舜不得于父母。則號泣于旻天。爲哀其親。而欲其悟也。故曰求王明。求其明而不昏耳。九三處下位。不敢直于于君。則不得不出于求請。知其危。傷其暴棄。不覺心惻。而難自己。始爲哀求。而冀其省悔。非忠孝之至者。不得與于斯。忠孝其君親。悲憫其民物。則不徒惻乎心。而必求之。必號泣之。視民如傷之文王。于此求字。足以見其心矣。

宗主疏述二

井養之義。前已詳講。而人生之養。莫先于食。全易所講食養者。以

噬嗑與頤兩卦爲本。此義已見前。頤爲養正。而卦象以兩陽包四陰。明食養之義。必自口腹。所謂觀頤自求口實是也。噬嗑則以三陽分錯三陰中。以頤中有物。象人口腹得食。故噬嗑者。一般人之食。頤者。君子之食。因食爲養。則噬嗑者。小民之養。頤者。君子之養。而井亦以養稱。且爻中歷舉食字。如井泥不食。井渫不食。井冽寒泉食。皆以食爲重。食即養也。蓋井亦小民之養。故取農民爲喻。農業爲生之首。古昔无工商。惟農爲民業。農民因有所需。而不能自作。于是以所有易所无。而日中爲市之制興。此即商業之濫觴。原无以商爲業者。不過集中一地。以物易物。所謂物物交換是也。此

種易物之市。即自噬嗑始。日中爲市。即由民之食養所必需。而其所在地。則井所在處。故曰市井。言人居以井。爲最適中。而汲飲。又人家所必至者。就汲爲市。取物既便。擇物亦宜。故古之市。即井旁。井旁列置之物。即民家以所有易所无者。而其象。則全取噬嗑卦。傳已言及之。惟市所在。即井所在。則未指明。不知井即市場。市井原一地。則因井亦以食養爲用者。井卦所稱食養。非僅指水。所謂食不食。非僅指一人一家。皆包括民生日用必需者言。故井養之義。通于天下。而其爲市。則以噬嗑與井原相錯對。所謂體與用也。水風爲井。火雷爲噬嗑。此先後天卦位。相對或相交。而八宮卦序

亦正對也。坎與離。震與巽。體即用。用即體。體在此。用在彼。原相通也。如乾與坤。陽與陰。後天不能獨生存者。則體井者。用噬嗑。體噬嗑者。用井。皆相交易。而人法之。以成市井之制。市即井也。故井上六爻稱勿暮。暮誤幕。即言收市勿暮。亦即日中爲市之義。以日中民當食時。如有所需。則携所餘者往井。以易所不足。故至日昃即罷。不待暮也。卦以離不取日昃。而井之汲。亦非暗中所能爲也。


井養之義。前已述及。與火雷噬嗑。皆民食之原。民生之本。而井卦各爻所稱之食。及九五寒泉。九三受福。亦均指人民得食而言。詩

所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見天保章。爲古今頌人福壽之詞。天之所保。即民之福祿。即日用飲食不匱。故井九五之福。即民人之得食。而九五之食。亦即天之所保。福食原一事也。天之所保。亦王之所賜。九三求之于王而受福。九五得之于天而有食。亦一也。而天无形。不足以指其所保何在。則書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則天之心。即民之心。天之所保。即民之所奉。則九五王食。亦民之食也。民已有食。而食其王。則王亦有食。故所食比之寒泉。以其情甘而潔白。民所心悅誠服。供其勞力。出其財物。以與其上。得之不易。故喻于甘泉。取之不竭。享之彌甘。而來自井下。即猶民物

之得自民人也。民人樂事其上。甘供其食。不以爲苛。不招其怨。則猶井泉香甜而寒冽。飲之食之。沁于心脾。无不知適。无不暢達。此惟九五得之。以其中正之位。中和之德。克受天之保。民之奉耳。故九三之福。爲王下施。九五之食。爲民上奉。一施一奉。上下克諧。帝力何有。國用何憂。故九五之有食。天之福也。天既施其民。復福其君。民既得其福。亦以奉其君。君民皆得食。皆受其福。故福食原不可分。福雖多種。自食爲首。故俗稱火食曰福食。明食之必由福致。无福則无食。无食則无生。生之不全。命之不保。尙何福之可言。故有食卽有福。卽天之所保。細讀詩天保章。自知其義。而易泰九三

亦明示曰。于食有福。九三六四。一進一退。一剛一柔。成陂平往復之象。卽天人契合。因果感應之情。天以福賜。人人以善答天。善斯得福。而首見于食。故曰于食有福。此與井九三受福。九五得食之義正相應。亦以天之所施。成民之福。民之所報。爲上之食。以成天人上下互相報施之例。此所謂往來井井者也。往來卽往復。亦卽泰九三无往不復。往來相互以成既濟。上下互助。居民共生。原无二道。往者如是。來者亦然。施者如是。報者亦然。此所謂井井也。亦卽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意。欲望食報。必先自施。欲望其來。必先自往。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尤可證明。井養

之道。首重施報。厚往來。觀于初六釋文。舊井无禽。時舍也。句恰與乾九二德施普也同。詁。更可見井首即重德施。施即舍也。時舍即時捨。時而施之也。時而施之。自時得其報。故夫子講時字。包食報食福之義。施之于前。則食報于後。施自初六始。而食報僅見于九五。可見食報匪易。不時施之。安望食報之日。此古人明德不少已也。德積而道凝。施勤而報至。在上者可忽此哉。

革卦  離下兌上

官聖講義

革卦上兌下離。為澤火革。由困井二陰三陽交錯之卦。變為兩陰四陽。革鼎兌離皆一陰兩陽。兌一陰在上。離一陰在中。合為革卦。六二九五孚。乾坤正位。此時用之大。為他卦所莫及。陽始而陰終。又孚于乾。知大始。坤道大終之德。爻由三至五為乾。包于六二上六之坤。爻中剛多而不暴。柔包而不揜。則以六二得內正。而初九得卦本也。中互天風姤。為柔遇剛。其反為澤天夬。為剛決柔。義取下上。則從夬決。故名革。以決去其舊也。四陽雖盛。而中斷于六二。離火文明。而外汎。

于兌澤。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故革。革變也。變易其趨向。而改異其旨。趣有如睽。同體而易。上下爲睽。睽違而革變。違者各不相協。而自異其道。變者各持所見。而互爭其行。此睽爲乖。而革則克。乖不同謀。則終无成。克必有勝。終將潰決。是睽无功。而革可大順。時之極。因地之利。依人之情。乃不得不革。此革之由井變也。井道不久。如居穴者。不得不易以屋宇。如陷入阱者。不得不出于平地。是井道不得不革也。革鼎往來。相反相成。一爲革變成規。不存其舊。一爲擇摘利便。務求其新。故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其道相須。不有舊。无以取新。不有新。无以名故。是兩卦相終始。二猶一也。革曰去故。而隨曰无故。是革

與隨有相類。不過隨以隨時爲用。隨和而无變動。雖震在兌下。其勢勃發。如不可遏。卒則因循苟且。仍不能易其舊。而謀其新。但情知其非。原欲有所易。故曰无故。无者非革去之。乃飾之也。非改易之。乃補葺之也。在革則不然。惟新是圖。不復卹其舊。惟道之適。不甘師其先。此革爲逆取。如皮之去毛。乃曰革。皮毛一體。去毛而存其皮。則外貌全非。爲用自異。革性堅韌。以中剛也。革卦之用亦如之。中堅不拔。勢逼其上。而上柔不足爲禦。故終必革。此革之從下上。由內外也。行近于睽。而非睽。孤志類于隨。而非隨和。守剛而內有主。上柔而外失援。則兩情相執。其行異趣。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強用以興。逆取以大。此

身經訓導
革之必以時也。時至則有功矣。

革上爲兌澤。下爲離火。澤滅火則上勝。火焚澤則下勝。水火相競。情志亦猶水火。然合則成其利。天地之間。非水火不生化。離麗則爲利。分離則爲害。少女中女同居而行止不同。水流下而火炎上。異者終同于一。則澤在上而火在下。不似睽日行日遠也。升者日升。降者日降。永不相見。是爲睽孤。今上者降。下者升。行必相近。道必相接。此革之情志雖殊。而所至終可孚合。故能兼乾坤四德。而爲文明以悅之。行如天時依序以變。春夏秋冬終必有始。則革又何害焉。革字中藏中字。可見其道必中和。上若井字。仍由井變來。下若十字。則橫直之

交。天地之合。其往其來。无不通達。四方俱至。萬類大同。此革之用。可通于天下。而在時之宜革耳。天地尚以革而成其德。况于人乎。故窮則變者。理數之定例。故則革者。事物之恆情。若无故而革之。則亂矣。故傳以去故爲訓。不故則无用于革。不敝則何需夫新。惟故始革。惟革始新。此順時所爲。本後天往復之道者也。故恆與革相倚。恆以久而不敝。革以敝而求新。相與推移。以同悠久。此變則通之道也。故聖人明革用。以治歷而明時。循環不息。謂之恆。隨時遷易。謂之革。剛柔相代。新陳相謝。大哉革乎。不得以其變而少之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宣聖講義

此革卦彖辭也。原己字有讀作戊己字者。有讀作已止己字者。實係地支巳午巳字。宜改正之。革以離在兌下。爲澤中有火之象。其用先火以兌澤水也。若火勢微。則被水所滅。況水在上乎。故澤中之火。非水滅火。乃火蒸水。火雖在下。其勢正盛。水不得滅之。離長于兌。故水弱于火。而以時言。則宜火日。亦取火之盛。足成其蒸騰之用。故以巳日爲孚。巳午皆火。而巳爲長。易之言時者。皆取干支。如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干也。革之巳日支也。支雖屬地。而于五行則同。巳午爲火。亥子爲水。離日也。火也。而在革則以巳火爲用。不取午日。

日在空中。不得居澤中。故以巳爲孚。以巳火之日。能助離之德。蒸兌澤之水。水遇熱而化。始著其生成變化之功。革道變易。必本于水之蒸化。水流質。遇冷成冰。則固質。遇熱成氣。則氣質。是其變易之明證。今離火在下。則所變者。必爲氣。而非冰。而有行者。亦必因其變易而昭其德。此巳日乃孚。取于火之能變易水耳。孚者信也。合也。如鳥之孵卵然。亦必以溫熱之氣。變易之生成之。革之爲道。正類于是。鳥之生雛。欲其成長。革之致用。欲其成功。皆必本乎熱情。發于至性。以育之。鞠之。卵之翼之。俾于成立。達于強壯。期爲良材。底于大用。是革之志也。少女中女。親也。原天性之愛情。或不同憐惜之心。終未異也。長

者見少者之弱。欲輔成之。因少者之失。欲匡正之。則必變易其行。改革其心。此革之旨。本二女同居而志不得洽也。志不洽者。有得有失。有賢有不。則去其不善。以從其善。糾其不當。以底于當。則發于規勸之誠。達夫改易之道。如治革然。則弱者以強。失者以正。則一革而同善矣。故剛柔並用。懲勸兼施。欲其有成。則不獲其短。望其能大。則毋吝于勞。此基于親愛之心。而非發于嫉妬之念者也。故行止正大。心地光明。乃備乾坤四德。而協夫元亨利貞。元以其仁。亨以其禮。利以其義。貞以其信。仁以長人。禮以率衆。義以和行。信以守分。則不愆于儀。不戾于道。不乖于物。不違于志。則親親之誼。賢賢之旨。兩情雖睽。

于始而和于終。雖拂逆于初。而變化于成。此革兼四德。有乾知大始。坤之大終也。而占悔亡者。悔由于吝。不吝何悔。教誨之不足。則規誡之。規誡之不足。則鞭策之。懲以濟勸。猛以濟寬。則无不同化。无不同革。此悔于前者。悅于後矣。故曰悔亡。亡猶无也。古原通用。五行之數。生制之用。爲後天生化之本。凡卦皆不得離五行。兌金也。離火也。原相制而互相成。金无火煉。則不見其用。則雖畏之。實賴之。此革之道也。革以相制而勝。乃昭其功。故取火之盛。火愈盛。金愈精。推之事物。皆然。爲道亦然。修道曰修煉。道家曰焚修。皆欲以金試火。以火成金。佛家說金剛不壞身。亦由地水火風相息相煉。始得之。此革之義也。

悔亡亦可謂之无悔。即无所悔。由无妄念。始无悔心。无妄者誠也。至誠則剛剛之至者。妄欲不生。則金剛之體。其堅韌不可毀折。道之成也。亦如之。故形而上者。水火相煉。以成眞身。形而下者。水火相息。以成生化。皆必自水火始。而革則概上下。視其所革。觀其所變。順乎道。則革以爲眞。隨乎化。則革以爲妄。故原有悔。而必以革之當。乃亡此。革卦之用。爲諸卦所莫逮也。孚字爲革之要義。不孚不爲革。以私而革。將何孚哉。故革者必孚。孚于天下。孚于後世。天下後世皆利其革。革斯當矣。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宣聖講義

此由釋革卦彖辭之義。明革之時用也。革上兌下離。兌澤爲水。所儲地。離爲火。故稱水火相息。與坎離既濟有相類而微異。既濟水在火上。革則澤中有火。是居處有殊。而爲水火者无異也。坎之水。汎言一切水也。兌澤之水。則限于地面。江湖河海之水。故坎水隨時可升。可降。可上于火。而澤水則在地上。在澤中。不得包天空雲雨之水。及其他流止之水。是兌澤之義。狹于坎也。然既稱水。其性同。其用亦无大

易經詞釋
差如江海之水亦可蒸爲雲雨引爲灌溉視夫時地而顯其用則澤水亦猶坎水也況在離之上正與既濟之義有孚後天生化之原端由水火而必以水上于火方著其功若水在火下是如未濟則不克生成化之用水流下火炎上下違行何以見其同化哉故革與睽同而未同睽則異馳革則合化此革猶既濟睽猶未濟推之先天乾坤之合則革如泰睽如否一爲交泰一爲否塞是未濟否之分也革以澤在火上成水火相息之象其用以大其功以宏故卦德字乾坤而卦義合于時用也息者消與息卽生息也亦兼熄滅言生息爲消之反而熄滅則與消同是一爲正用一爲邪行視其所爲而異本既

濟之義則息者生息也有相生養之功天地人物均賴此水火相息以生以長以化以成故曰息如人之呼吸亦曰息息則生機相續若一息不續卽熄滅矣故相息者相生也相養也相化育也則以火在水下蒸騰變化足宏其用耳若不得其道不依其理強與混合則熄滅矣故水不滅火火不涸水兩相涵育如天地絪縕如陰陽媁合互爲助護不相嫉妬互爲提撕不相毀損則其德无量其道莫名此相息者生生之本萬有之機而妙在能濟濟則達其用不濟則无以昭其功卦離長于兌而下于兌亦如泰之乾下于坤而二五中位皆得其正如家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六二九五剛柔允協故能成

相息之道。達革之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明兌少女也。離中女也。而同居如家人睽。如鼎皆其例也。而獨睽革稱二女同居。則以家人內外皆正。有如男女鼎亦如之。惟睽革二女異志。不能協和。故睽曰不同行。革曰不相得。睽以水火分離。背向而馳。革則水火交至。相向而進。故睽爲孤。而革得孚。此其異也。凡二女之卦。尚有風澤中孚。澤風大過。何不稱二女。則亦如家人鼎。非二女子之象。且巽長女。兌少女。雖同爲女。長幼懸殊。有如母女姑媳。而非姊妹。故大過以老夫少女。老婦少夫爲喻。不稱二女。即以革睽之稱二女。亦有微異。則睽猶姊妹。而革則妯娌。姊妹同出而異行。故曰遠。妯娌異出而同

居。故曰近。此革上下相接。成相息之用。而異所出。成不相得之情。因其不相得。而又同居。則不得不變易之。故曰革。謂將改易其情志。使終相得。遂其同居之樂。而立家道之基。正如家人之義。不過家人已能自正。而革則有待夫反正之功耳。故革者撥亂反正也。

巳日乃孚。明時日之所宜。巳見前講。而以卦用重在變易。變必以窮窮而變。變而通。故革者將以求通也。通者通于一切。則革之行。以能信于一切爲先。信者如人之約。不失其言。而此信字。又作伸字講。屈者志伸。即窮者志通。困者志達之意。故曰革而信之。此申釋乃孚二字之義。以巳日爲孚于時。而信則孚于天下。天下後世皆孚其所革。

則革之道至矣。由卦言。下離文明之象。上兌悅澤之用。合則爲文明。以悅內文明而外悅。宜其能孚。宜其能信矣。以二五得乾坤正位。外內皆正。而陽剛在中。上柔以順之。本剛以昭之。備元亨利貞四德。是大亨以正者也。大亨元亨也。以正指利貞。而貞爲本貞者。正也。不及利者。內貞外利。體用之間有其體。自著其用。乾之大亨。坤之貞利。兩者合德。乃有其位。有其時位。正時宜。其行必當。蓋由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四德昭備。而以爲革。自无不當。既當矣。更何悔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釋彖悔亡之義。而特拈一當字。明悔亡之由來。換言之。卽革之未當。安能免于悔哉。所謂當者。仍本孚字。信字來。孚于天時。

信于人事。其行既正。其成必大。其內剛而文明。其外柔以悅。其德備。夫乾坤其道通于天地。則无不當。斯无悔矣。由此可知革原有悔。其亡者行之當耳。古今來之好爲變易者。其審諸當者宜也。當變則變。當革則革。不當而強變。革之其悔无及矣。何以知革之當。則可鑒諸天時。徵諸往史。天時之革。卽四時之代謝。往史之革。卽湯武之代興。一歲既終。不得不變。不得不革。革變則終者復始。窮者復通。而後四時成序。萬物隨化。春盡夏來。秋終冬至。冬春遞嬗。寒暑代遷。此天地之革也。不革則時序紊。而天道窮。往古來今。治極漸亂。亂極漸治。興亡強弱。世代循環。堯舜揖讓。爲治道之極。而繼之以家天下。則小康。

之世異乎大同。君主不齊。政令不一。昏庸暴虐者。失其天命。仁義寬和者。代得其民。此湯武之革命。爲桀紂之无道也。湯之伐桀。以商代夏。武王伐紂。以周易殷。此往史人事之革也。不革則世道敝。而人道危。治亂无綱。民生殄瘁。將何以維茲世紀。承諸天命哉。湯武聖人也。革命者。變易夏商之敝政。而拯救人民于水火也。故湯武之革命。係順乎天。應乎人。而非好爲變易者。其革舊以建新。正與天時代謝。不得不變者同。人知天時之革。四時成序。則法天者可以革矣。知湯武之革命。順天應人。則法湯武者可以革矣。由斯言之。革之時用大矣哉。時指時用。亦卽時與位。有革之時。位始宜。行革之道。无革之時。位

將何以爲革哉。湯武革命。後人不得藉口。必如湯武之順天應人。亦如四時代至。必依時之極。而循其序。若失其序。則如革其夏者。忽易以冬。或如革其冬者。反易以秋。不得謂之革。以不得稱其當矣。故革之時。卽當也。時之宜也。時宜之革。有天時可鑒。有湯武往史可師。非可輕言變易也。聖人作易。將以教天下。後世恐人誤會。始舉其人。如明夷之箕子。文王是其例也。以革水火相息。而非相害。則革命者。猶此。自惜其舊之不善。而欲正之。憫其民之无辜。而欲拯之。非仇于上。而爲己也。故能順天應人。若仇其上。而欲私其帝位者。安能順天應人。故革備四德。而貴在時宜。文明以悅。可見非仇于舊主。大亨以正。

可見非私其天下。本卦德以明卦用。端在此二語。因其孚于天下。信于後世。始稱四德之全。故兌離一水一火。非相害。乃相息。桀紂无道。陷民水火。上下相害。故湯武革之。出民水火。以成相息。一正一邪。視其所行。此釋文詳言之。爲恐後世謬假革命之號。以重置人民于水深火熱也。

宗主附注

革之義爲變易。而鳥獸之皮已製成者名革。可見革卦之用。係就其故物而變易之。更成爲堅韌不敝之用。則其未革也。如皮之未治。不足以充良工之材。故必變易之。使克竟其用。而變易之。非欲

毀損之也。將以成全之。非欲改削之也。將以堅固之。是易弱者爲強。痲者爲善。敝者爲新。渙散者爲整一而已。故變易之曰革。不直曰變。恐人疑其變。將毀其舊也。將棄其原物也。非如物之變化。別爲一種。乃就所有洗髓伐毛。以成其精。故革爲去故。換言之。去其敝耳。去其不可用。而留其可用。磨礪以新之。攻錯以精之。如工人治金玉也。雖改其舊觀。而仍不失其本質。此革之爲道。在依時之宜。時宜變易則革之非輕改換。更非漫言毀損也。今之革者。不達此義。只知破壞。而无以底于成功。徒恣摧殘。而不克見諸大用。是毀也。非革也。是傷折之。非變易之也。故不得革之功效。使人物以

革爲病焉。夫革者爲志其成而期其新。易其不善而求其精美。去其不用而存其良材。是積極之行。非相爲仇也。是深惜之念。非相與嫉妬也。故二女同居。本親親之誼。知其不善而欲改易之。因其不明將糾正之。故初雖異行。終將同化。始若牴牾。成則和諧。故能備乾坤四德。而有悔亡之占也。蓋卦本兌在離上。水火相息。兵成其用。非水之滅火。乃火之蒸水。後天生化之原。皆由水火相蒸。升則爲雲雨。流則爲潤澤。陽在下在中。以鼓舞其陰。故能成革之用。內外正位。不失中和之德。故收改革之功。以井之下。不得不革。故易以革。爲將光大井養之道。而變易其畛域卑污之見耳。此革道

之以時行。讀釋彖之辭。卽明其旨矣。

又曰革卦釋彖辭。引湯武革命以明革之時用。革命爲革之大者。而非革之全體。革包天時人事。地利物情。无不有革。卽人事之革。亦非祇革命一途。不過革命關乎世道。繫乎民心。爲改變之最大最難者。易特以湯武征誅示其例。並非謂革卽革命。而人事之革。必如湯武之征誅也。故文中首著明文明以悅。大亨以正之道。且申以革而當。其悔乃亡。尙恐人之未察。更以天地革而四時成。明天之革。卽湯武革命。亦猶天之革。故曰順天應人。蓋順天始孚天命。應人始得民心。天與人歸。始孚于革道。若徒如後世之易代。以

其詐力。行篡取之謀。恃其威權。欺孤寡之主。而猶托于湯武之革命。實不足孚于革義。蓋不順乎天。不應乎人。則非如天時之革。无文明以悅。大亨以正。則非如易卦之革。則雖革不得謂之當。不當將何以亡悔哉。如曹魏篡漢之天下。而築受禪台。其後司馬氏又仿其例。復築受禪台。以代取其位。則豈非彼祖先貽其悔乎。司馬既得天下。至懷愍遂爲虜于五胡。則其子孫之後悔。又何如也。下至隋唐六朝五季。其例更多。其革既頻。爲悔亦甚。甚至有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可見初時革之不當。則何以免其後之悔哉。行之不正。用之不宜。徒自招其悔而已。更何望于湯武之征誅哉。文中

特以湯武昭示革命之義。而要其旨趣于順天應人。可見其防微杜漸。寓意深遠矣。世之揚言革命。而不思其當否。則又奚以亡悔乎。此革之義。實關乎時。天時之革。始孚于革道。故彖辭特以時明革卦之用。時之不明。革其有當乎。天地之革。四時以成。足見時之所至。不得不革。革合于時。自无悔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宣聖講義

此革卦象辭也。革以澤中有火。如地中之火。火者陽之所託。後天之陽以地下之火爲生陽之根。以天日之熱爲化物之本。故陽出于地

中者即火如山之噴火井之溫泉皆此火也。而離本象日與火在空爲日在地爲火。今在澤中亦若地中之陽也。地中之陽愈寒愈盛。故冬令井泉多溫。穴居者常煖。澤中之火亦猶井泉之熱。化水爲氣。助物之生。故名革。以其善變也。以其隨時異其用也。如夏日井泉則涼。地下則寒。是外熱則地中反冷。外寒則地中反溫。非地之異。陽爲之也。陽雖藏地下。而用以時顯。故澤中有火。其用亦以時殊。此所以名革。謂其隨時自變。如天之四時也。陽隨時生息。則生化之功。亦隨時變革。水火之效也。水以火化。火以水熄。互成其用。則不相害。而相益如蒸騰變化。必以火之力。水不能自爲之。是水火相息。後天生生不

己之原。而革卦因之。以成變易不窮之道。物窮則變。變則不窮。不變則終窮。故不窮者賴變化以易其舊。而爲之新。天道如是。人事亦然。天道之變見于時。不變則亦窮矣。春夏秋冬往來終始。永不息者。變化變則能久。此歲序有定。時令必更。而其所本。仍不外離日之功。冬至日南極。而復北。則成春。夏至日北極。而復南。則成秋。此日之往復。爲四時變易之準則。故革卦之用。必取離火在澤中之象。火在澤中。有如明入地下。明入地下。爲夜。推之則歲之冬。猶日之夜。即日行南陸。北地不得直受其光熱。故天寒地凍。閉塞成冬。而冬之前爲秋。秋分之後。日日以南。是革卦之象也。日入于澤。猶日之晚。火入于澤。猶

歲之秋日晚漸至夜半。秋涼漸至冬寒夜半爲明夷。冬寒爲否。皆以離火漸入漸深漸行漸遠而成變易之機。革以離在澤中。明時變之將始。正如秋分以後。漸變爲冬。由夏而秋。由秋而冬。日變不居。乃成四時往復之序。其變也非驟易之也。必循序漸漸而進。如日之南行或北行。日移一線而已。待其既至。則突異其原來時地。此變易之例也。革之爲用亦當如之。故其革也非偶然爲之。必因其漸。傳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坤初六稱履霜。堅冰至。則革之義亦必以其漸漸至。漸革。人无所駭。物无所驚。卽如湯武革命。亦非一日之功。商周積之已久。夏殷毀之已多。迄至桀與湯。紂與武。始見其

革。則革豈可貿然爲哉。故君子知革之有所仿。仿于時。時者天地之革。則欲明人道之革。必先明時。明時以明革義。則君子以革而治曆。治曆以明時。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卽古聖治曆明時者也。謂治天文。知日月星辰軌度。所行所至。何往何返。而後知春夏秋冬所交所易。何去何來。天示其時。人定其事。天垂其象。人指其名。此天文不可不講。而曆數不可不知也。故治曆者。治天之所曆。明時者。明數之所移。變由于窮。易由于敝。天道不窮不敝者。以變易也。人亦法之。而後同免于窮敝。此革之道所由著也。不革則不得免于窮敝。革而不當。亦不得免于窮敝。惟有當而革之。則窮者以通。

敝者以新此貴在知其當革而必先治曆明時焉。
時指一歲之時。包古往今來時世。所謂運會之數劫紀之稱。皆時也。
欲窮其變。先知其數。欲明其數。先通其史。察往知來。因故知新。則革
之事也。故治曆猶治史。史稱歷史。即已往之事。何以知其必革。惟審
天時之所至。何以知其當革。惟順乎天。應乎人之所行所著。故革道
以達變。變以濟時。窮四時之革。至小焉者。苟得其故。則萬世可知也。
卦以象爲本。乾知大始。坤以大終。而乾在中。此革卦爻已示其義。讀
者須合象辭參之。

宗主附注

革象辭以治曆明時。爲革卦人道之要。蓋不明時。无以應變。不治
曆。无以知時。治曆者。以天地所垂示之象。日月星辰所運行之度
而見其何終何始。孰常孰變。推之人事。自古迄今。治亂興衰。征伐
代禪。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此皆的時之義。而即明革卦之用也。革
之爲象。水火相息。兌離互濟。剛中而得本。柔主而能遠。此最孚于
卦爻之所貴者。卦爻乾爲本始。坤代終成。故凡初九上六之卦。爲
得本始。而有終成。反此者則否。卦分內外上下正位。坤主六二。乾
主九五。凡內六二外九五。相匹相應者。爲孚正位。而合天地之德。
反此者則否。又如中爻人道所寄。九三六四。剛柔交濟。與既濟同。

是凡九三六四卦者。皆得相濟之用。反之者則否。他如陽體陰用。天下地上為道之源。孚于天地生成之德。乾下以自卑。坤揚以就上。如泰是也。凡得交泰者。皆得生化大用。反之者則否。此易卦爻大體所占吉凶。所成利害。由斯判焉。革卦初九上六。已孚乾始坤終之例。而六二九五。又得乾坤正位之情。是克備乾坤四德。與時偕行。故革道不可量。其義已見乾九四爻。乾九四傳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此革字即與革卦相關。乾六爻純陽。而九四則革。革者變也。剛變為柔。陽變為陰。九四自高而下。自上躍淵。為變之最著者。故革卦三四五三爻為乾。而九四恰當其中爻。亦仍本乾九四

之革來。為乾君主九五之位。今革則降于九四。而失原有之尊。雖猶屬上卦。而非獨尊之時。此所以必革。革則可復其尊嚴。昭其德業。是由九四更返于九五也。當其未革。則不得復。而日墜日下。將入于淵。必待己革。始復其初。故革卦以離日墜入澤中為象。亦猶乾九四或躍在淵之義也。乾道自墜。陽綱不振。雖欲不革。不可得矣。此革之時用誠大哉。而欲知其革之當否。不得不先明時。故君子因革。而治曆明時。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宣聖講義

此革初九爻辭也。初九在下。本乾潛龍勿用之時。時位不宜。所行不當。故爻辭取黃牛之革爲喻。鞏堅也。革本堅韌。黃牛之革。其堅可知。而非可大用者。以雖堅而不良于用。則其爲用不足稱。然革卦重在變易。不重堅固。變易之旨。在以不善者變善。不良者變良。此卦義也。初爻勿用。乃取牛革爲象。黃牛之革。由牛皮之變堅則堅矣。而不與爻稱。以初九乾爻剛也。剛在下爲升進之階。今以牛革之堅。不足語于金玉之質。是因取其堅而求于牛革。可見其所見之小。所圖之疏。非革之大用也。革固包皮革言。而皮革之貴者。應以虎豹之類爲上。故至五上爻。卽取虎豹之文爲喻。明爻用之大。與君子大人之德業。

相似若初九則猶不足言用。故但取黃牛之革。徒以其鞏。不稱其文。從以其易。不稱其變。蓋牛雖黃色。无炳蔚之文。雖堅鞏。非虎豹之變。此就其近易者爲喻。猶人類平庸之行而已。革以變明其德。所變必遠勝于其原質。故大人君子。以虎豹之文。爲德業之光。初九爻象屬離。離稱黃離。牛爲離之象。故爻辭以爲言。而不及吉凶。仍本乾勿用之義也。革之道大。而用著。其始則比之黃牛之革。可見大者發于細。著者生于微。人知其大而忽其細。見其著而忘其微。是失本也。初九全卦之本。故不及其他大者著者。此中含義。宜深味之。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九在下勿用。則爻辭所稱不外此義。遯卦亦云執之用黃牛之革。與此相證。皆非大用之材。財不足語于有爲之日。初九在卦言爲本始。而在用言則无位。故維取革變之義。不能及于大變。雖牛革亦有其堅。而非與虎豹之文美者並論。以比人之德業。士之才能。各有大小之殊。優劣之別。革固重變。而初九所變。不過黃牛之革。則其不可有爲明矣。事之發于平庸者。恆至于奇特。行之出于細微者。恆成于偉著。則初九之革。亦不可以其小而忽之。革變之道。固如坤初六履霜而堅冰。卽至則將來之變。正由此細微中。

可以見之。此君子貴知幾。而象辭重明時也。

宗主附注

革初九用黃牛之革。與遯卦執用黃牛之革。辭義同。惟革稱鞶。遯稱執。則以遯主遯避。而欲留之。故曰執。猶維繫也。革主革變。意取堅固適用。故曰鞶。鞶亦從革。卽言如革皮之堅韌。不易損敝也。然說鞶固不敝。何以釋文稱不可以有爲。則以時位非宜。雖有牛革之鞶。而非大用之材。雖當革變之初。而非躋于良好之境。可見革之變。必先毀改。如治革者當初製之時。反不若未製者之良于用。必待制已成革。乃顯其堅韌之材。初九无位。不足爲大用。卽不足

材稱。是雖鞏固如牛革。仍棄物也。因革貴在變。初不在堅。雖變之終。欲其堅。而變之始。反以堅爲病。是初九之鞏。不可有爲。咎在初不在鞏。初之咎。在下勿用之時。不在物之如何也。讀者勿以辭害義可也。

六二曰。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官聖講義

此革六二爻辭也。六二居內卦正位。爲離中爻。秉坤之德。爲柔得中。位離以兩陽中藏一陰。爲日爲火。中爻主其用。故六二稱曰日乃革。與彖辭同。可見此爻能主持全卦之用也。雖上有九五。剛柔相應。君

主于上。六二不得擅專。且柔道順承。不得先于乾剛。則六二之用。不得過于九五。而以上爲兌。悅澤之德。樂就于下。則六二本坤厚載之功。安貞逢吉。亦足爲卦用之要。卦主革變。異于常經。故全卦反以六二尊。以離火之德。勝于兌澤也。故澤中有火。而火不爲水滅。此其變也。亦其時用。爲本革之道。不得不反其所爲。革其故而謀其新。設火不勝水。更何語于革變哉。故爻雖柔。而位爲火之主。德雖順。而行爲剛之師。此與彖所稱。亦以巳日孚于火盛之時。克成其蒸化之用。比之革命。必發于下。若臣若民。爲以德得衆。以道順天。天與人歸。方可舉行革命。如湯武是。湯固桀之臣。武固紂之臣。皆取于下位。德足服

民行足應天。故一舉而革夏商之舊。措天下于新。則六二之位。即湯武初舉義師之時。時宜而位當。德昭而行正。故一戎衣而天下定。此所以占征吉也。爲以其發于臣位。故在六二。以其革君之非。故得正位。以其應天順人。故占征吉。行孚于道。用孚于時。革之大用。卽以此爻爲之主。故巳日之時。革變之日也。在十二支。惟寅申巳亥四支。爲革變之歲。以六氣所值。此四歲皆木火通明。類多革變。故巳非指日巳也。凡歲令世紀合乎巳者。皆當之。則以四支中。如寅申固亦多變。而非革卦所稱。如亥則與巳對稱。巳巳賅亥。巳亥不必強分。蓋由三合之數。寅午戌爲火。申子辰爲水。火水過烈。易不以爲貴。且卦已有

水火矣。若重取水火之時。是太過也。惟巳酉丑爲金。亥卯未爲木。合卦中水火。恰備四德。土藏其中。克孚五行之數。故日取巳亥。欲其變而不失中和。无過不及。庶免于偏激之害。此聖人擇日之微意。向无人能體會及之。今特爲明示耳。至稱无咎者。以革變發于下。以臣民而革其君上。自有咎。爲其位正時宜。德明道大。乃免本文已暗示革之匪易爲者。非湯武之臣。桀紂之君。不足以孚吉而免咎。讀者識之。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二正位居中。而柔道乘時。以革剛。乃孚于

已日之時。故行有嘉。行字指爻辭征字。亦即暗喻湯武之誓師。爲其伐暴救民。應乎天而順乎人。乃占吉耳。有嘉猶有慶。有喜師出而有功。一戎衣而定天下。其喜可知。其慶可知。喜者主革者之喜。慶者天下之慶。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而嘉字兼含天所嘉許之意。謂人慶其成功。天亦嘉其成功。此所以爲順天應人。若從一己之喜。而惠不及衆。祿位之圖。而功不及民。則天將許之哉。是征吉之占。實由六二之德。有以感天。其功有以惠民也。故釋曰。行有嘉。即明行之有功可慶。亦示行之得民可嘉。即爻辭征字。不似尋常汎指出行。實取湯武征誅之義。爲當其必用征誅之時。則征誅非黷武好戰。而爲

伐罪弔民。故可嘉。若徒逞其兵威。好爲殺戮。則對鄰國猶不可。況以凌其君上乎。義例由上討下。曰征。今六二在下位者。亦曰征。可見卦用特予之也。以共順天應人。則雖以下伐上。不得爲叛。以臣伐君。不得爲逆。故以征許之。比之天子之討逆臣也。易辭之義。依時爲釋。六一內正位而爲柔。却能代全卦大用。以主革命。此中微旨。宜細味之。詩稱文王柔嘉爲則。正可引證本文以柔行而有嘉之義。

宗主附注

革卦辭有已日乃孚之語。六二爻又曰已日乃革之。已日之義。

夫子固已言明取干支火日。以明革之用。在本火以蒸水。水火相

息。方見革變之原。而尚有關夫史事者。未引爲證。按彖辭人事之
革。以湯武爲例。湯之伐桀。史書未詳其日。而武王伐紂。則其發師
之日。實取癸巳。武成篇已明載一月壬辰朔。翌日癸巳。王乃誓師
由周而東。可見巳日之義。有前事足爲引證也。巳日不過發動而
已。亦即以易辭孚于天時爲本。天時人事相應。其行有功。故古時
大事必卜日。日以干支斷。或取干。或取支。亦有微別。大抵自上動
而下。或外而內則取干。自下發而上。或內而外者則取支。如蠱與
巽。取甲與庚干也。而革則取巳支也。革以下革其上。湯武原在下
位。爲桀紂之臣。故數取支。而必以火日。則全本易革卦象。離在下

來。離火文明發動于下。推而大之。天下同化。此巳日之孚。既孚于
火之盛。又孚于革之大革。以去故。不有德。无以昭其道。不有力。无
以致其功。故革之位。在內中爻之六二。即坤之正位。坤以革乾。六
二以正九五。即臣以伐君。仁德以除暴虐。水火相息。而不相害。剛
柔相易。而不相妬。故革以六二而占吉矣。

九二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宣聖講義

此革九三爻辭也。九三內卦之終。重剛失中。非如六二柔得正位。剛
則易折。偏則易害。故六二征吉。九三反爲凶。征同而吉凶大異。在下

位同而得正。失中大異。柔道宜于下。今九三在下而剛。亦如乾九三。必朝乾夕惕。右厲方无咎。故曰貞厲貞者正也。能自反就于六二之正。則能守。守以貞爲本。九三欲免其凶。惟自戒懼以守其正耳。厲同乾九三厲字之義。以其自勉自砥。慎其行止。必存警惕。庶免于凶危也。革言三就有孚者。以本卦用在下革。上新革故。而非可一幾而成。必三就其行。而損益之商討之。以關革變。故言爲革言。二者再三也。審慎之也。必再三而後有成。可見其艱危矣。而以能戒慎恐懼。乃有孚。爲其得衆之信從。或可成其革言之用。言者議論之謂。包括所持名義。所標主旨。足以號召大衆者。既曰三就可見其一致之不易。群

言龐雜。衆論紛紜之象也。言論尙難統于一。則革者奚有成功可期。雖有孚。所信者亦必不多。故曰有言有所近信。黨同伐異之類而已。非如六二之得正。爲天下所服。上下遠近。无間言者可比。此九三之革。時位之非。德之不足。言之不正。所占如此。九三與上六應。上六亦稱征凶。則可見時位所關大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爻辭征凶。釋文恐人未明。以爲六二九三均在下位。且六二柔也。宜于守。而稱行有嘉。九三剛也。宜于行。而稱征凶。

豈非與他卦悖乎。不知革主變。正爲變言。變則宜守者。變爲宜行。宜行者。變爲宜守。故六二以柔而占征吉。九三以剛而占征凶。且申以貞厲。明在守正。惕危方能免害。釋文更以爻辭革言三就。明其行之不宜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則將何之哉。此征凶由于自己主持不定。而由名不正。言不順來。雖以剛在下。志求上進。却以位失中。其德不明。則前行見扼于九四。不得協濟之功。合六二九三九四爲巽。主進退。原不良于行。合九三九四九五爲乾。重剛之象。而被六二上六兩陰所揜。有似困卦。更不宜輕往。向例三多凶。而革變已過剛。剛易爲暴。若以剛革剛。是以暴易暴。則其爲凶可知矣。外既不得所協。則寡

助。內既不知適從。則自亂以紛亂之衆。爲寡助之行。則將何往哉。此九二爻有如後世叛臣逆賊。以一人之欲。假湯武之名。而侈言革命。卒至身敗名裂。九族不保。則爻所謂凶也。革變重在順天應人。果天與人歸。尚奚有革言三就乎。時至自革。時至自成。若再三其言。二三其德。將何以服天下。將何語于革命哉。此釋文明言其无可往也。故革言之紛紜。亦猶出師无名者。支吾其詞。何以信于天下乎。故爻云有孚。不過其親幸左右相助爲亂而已。何足以稱革之用哉。

宗主附注

革六二爻爲全卦主持革變之位。而在上者。則受革變之位。故不

得以九五爲先。六二爲後。此即所謂變也。革也。革其舊制。變其常經。則不得以常例論革。而主卦遂反爲六二。由下革上。由柔革剛。如湯武臣也。桀紂君也。其初桀紂乃天下之主。奄有四方。普天下。莫非其臣民。則勢盛而位尊。非如湯武侯服之國。一隅之主。其勢單而位微。故有剛柔之殊。上下之別。然其終則征誅暴虐。伐罪弔民。彼盛以尊者。反被放戮。而革以微者。反代取其位。由一方之主。爲天下之君。是柔以克剛。下以勝上也。故六二柔而在下。乃爲革變之主。正如湯武誓師之時。以其正位。孚于坤貞。上應九五。合于乾健。故能舉此大事。成此大業。而其所爲。恰孚于全卦所取之

巳日。即足明六二之重要。非他爻可望。六二征吉。至九三反爲征凶。則以失正。戾乎坤貞。乖于柔兌之道也。在下同而位不同。剛柔之德亦不同。故吉凶相反。由此可見主革變必視其人。必視其位。必視其德。位當而正。德柔而明。庶能順乎天而應乎人。則革而當。其悔乃亡。否則雖革亦不當。凶且不免。况无悔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宜聖講義

此革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爲兌之九四爻。與九三同屬中爻。而重剛失中。以革重革變。故不似他卦之多懼。且占悔亡。與彖辭應。

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卦例內貞外悔九四在外故原有悔以革變有當乃亡其悔耳九四與六二屬同功之爻雖下應初九亦剛而中間六二得柔道之正以相孚故曰有孚由卦用言則本九四之德有信于外而全卦之用亦以能孚于天下爲貴即革變之行必有所孚不孚不足以協于革爲其不能正己以正君也革以去故從新若不取信于衆人將以亂天下而已何能孚于大亨以正文明以悅之象此有孚實革卦第一要義果不孚于衆不信于天下後世則无以順天應人是所行不合于天時不協于征吉則率衆爲亂耳奚有于革哉故有孚始明革道之正大而見天人之所同歸天與人歸則足以

改其故命故曰改命吉命者天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此可見文武能改命矣天之明命不可見見于民民心所服即天命所屬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古來聖王皆以能承天命而後能履帝位必有光明之德始受明威之命所謂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天命之顯于衆民得衆即得命革變其故則改其命改天之命非我改之民改之也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於戲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文王之改天命也文王改命在其純德純德昭明萬國來同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民三分有二則天命之改于民心徵之紂王失之文王得之則有商之命不得不改爲周矣此牧野之師一戎衣而天下

定遂開八百年之基。豈非文武能孚改命之吉乎。爲其能孚革變之正耳。革猶改也。改命猶革命。六二動于下。至九四始改天之命。可見革命者必順天應人。必閱時而後見其功業。故九四雖重剛而占吉。以其克改命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爻辭稱改命吉。釋文恐人未明。特述吉占由于能信其志。信猶孚也。孚于所志。且孚于天下民人之志。又伸也。伸其所志。且能伸天下民人之志。志猶願望也。如湯之始征自葛。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人民望其至。如大旱之望雲雨。則革命者爲民人所願望。民人皆待其早出之水火。登之衽席。故革命之志。非一人之私志。乃天下民人之所同志。革命旣成。非一人得伸其志。實天下民人同伸其志也。如此方謂之有孚。方謂之革而當。故能悔亡而占吉。夫改命何等重大。而九四以之占吉。若非克孚天下民人之志。安能致之。九四改命之吉。實能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志爲志。故曰信志。信旣孚于天下。又伸于天下。故不曰孚。曰伸。而曰信。以賅二義也。古信字多與伸字通用。九四能伸己之志。及民志。是民與我交孚。可見已應乎民。應乎民者必順乎天。民旣

歸心。天命斯至。此改命不待革者之求。而天目予之。天之所予。必泰。自故舊者。一奪一予。斯爲改矣。猶四時代謝。一陳一新。去其陳者。而授新者。則時序改矣。天命之改。亦猶是焉。故湯武興師。桀紂亡國。一興一亡。天命自改。不必于天求之。但視民之所志。卽明。民志所仇。則天必棄之。民志所服。則天必予之。民志同信。天亦同孚。此洵順天應人者也。舍湯武尙有誰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宣聖講義

此革九五爻辭也。九五。外卦中爻。全卦主位。而爲乾九五飛龍在天之象。此卦屬兌而非乾。故九五同。取象不同。乾取象于龍。革取象于虎。與上爻取象无豹。皆異。夫乾蓋乾六爻純陽。而革則四陽二陰。雖乾爻得本始之位。而終以坤爻之柔。是以不得稱龍。初爻在下。不獨非龍。亦非虎豹之類。遂喻以黃牛。以其用細而才疏也。至九五乘時當位。才大用宏。故以虎喻。在履卦有履虎尾之辭。則以五陽履一陰也。陽剛之德。乘陰柔之用。則多險。如履是也。而革亦如之。四陽在兩陰中。九五雖正位。而下應六二。柔得中得時。以革其上。則被革者九五也。九四亦在上而非君位。有如輔相大臣。固可代君宣政施令。如古大宰阿衡。故爻辭稱其協改命之吉。以其言行亦足孚于天下。信

于民人而九五至尊。君臨天下。如天子帝王。故稱大人。謂其德位俱至也。大人君子以德位爲別。有德而位不至。則以君子稱之。九五誠備德位者。故以大人稱。與上六君子有別也。卦用在革變。故曰虎變。變猶革也。初九黃牛之革。不言變。而變在革字中。九五上六虎豹之變。不言革。而革在變字中。以九五上六象屬已革。故但稱變。非如初。一爻象屬將革也。九四稱改。不言革變。則當革之將成。變之且就。故曰改。改則變矣。虎變者。謂大人之革。如虎革之變。耀其文采。昭其威儀。足以垂示于下也。以卦內文明而外悅澤。文明以澤。宜有如虎革之斑斕美麗。而非徒美。必有其威光光耀之德。故曰未占有孚。言不

待占。知其有孚。也有孚之義。已見九四而未占。占字或者疑爲吉字之訛。則以九五被革之位。有損之時。故未吉。實則易重在數。卜與占。皆欲知其數。故以占字示其不卜可知。又未占者。占與佔。占一字。猶念也。兌爲說。言口中念誦其文。亦曰占。如誦書曰占畢。吟詩曰口占。未占猶无念。詩无念爾祖。聿脩厥德。无念念也。必心存之。而口念之。以示不忘。書曰念茲在茲。皆重在口誦心維之意。此處未占猶未念。而有孚猶念也。非從尚口說也。九五既昭其德。著其文。文德昭明。天下共信。不待口說。而心悅服也。此爻爲革之已成。九五之位。卽六一之人。正如湯武既誅桀紂。代履帝位。萬國來同。天下咸服。不待諭

誥而民人莫不孚信。故以虎革之文爲喻。言其文德成于武功。是猶以虎之革變而昭其文采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宣聖講義

此由釋爻辭之義也。九五大人之德。乘時而變。其威武如虎。其文德如虎之革。是由武而文。由戎衣而致天下于安定。武功之至。卽文德之明。革變之終。卽治平之象。非徒以變亂天下。乃以變安天下。非從以革動大衆。乃以革定大衆也。是始于革而終於文明。動于亂而成于治。故比之虎變。其文彪炳。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不畏其威而懷。

其文德。不對其征伐而悅服。其安邦定國也。故稱大人以美之。革至此。已見大功告成。前之所革者。今但見其文采悅目。光華動人。更無視如虎之猛。咆哮之凶。故曰其文炳也。本卦上有悅澤之情。下有文明之象。雖出于變。而正由變著其德。雖成于革。而轉由革昭其文焉。炳者明也。如日星之炳耀。光輝无不被。是其行由充實而有光輝。斯孚于大人之號矣。或以虎變指在上位如猛虎不可犯。是以人而虎。俗稱強暴不德者爲虎而冠。革之九五。豈如此哉。不知虎變云者。乃指虎之革。由其變而成。非人之變于虎也。以大人革命之後。偃武修文。亦如虎革之變。徒炳其文。不見其凶殘。徒悅其光采。不畏其咆哮。

是虎革已非生虎矣。虎固猛獸。性凶殘好殺。及其爲革。則溫煖和融。有益于人。能護其體。且壯觀瞻。增華貴之象。避外來侵害。有使人安適愉快之情。是其用與其生時已大變矣。故稱曰虎變。革命之主。武功既著。文德亦昭。使天下民人。皆安其生。樂其業。心悅誠服。以贊歎之歌頌之。豈非亦如虎變。而炳其文。不矜其威乎。是卽爻辭所謂未占有孚者也。言不待歌頌。已足孚于天下後世矣。引申其義。則天下後世。未有不同聲歌頌之者。此卽念念不忘之意。則以其德入人深。其功垂世永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宣聖講義

此革上六爻辭也。上六窮極之地。全卦之終。但以兌之上爻爲卦主用之位。在他卦上爻无位。不得大用。惟革取變易之義。與恆情異。雖至極位。却非窮盡之時。故爻辭稱君子豹變。亦如九五之虎變也。九五正位。故稱大人。上六以柔在上。而非正位。故稱君子。謂德至而位不稱也。虎變豹變。亦遜一籌。虎爲獸王。豹則猛鷲而已。然旣變矣。亦以文德稱。猶虎革也。虎豹之革。皆有其文。而足適于用。文實俱茂。德業可嘉。此君子成德達道之象也。上六以柔居尊。高出庶物。必有德昭于大衆。方足以孚君子之名。若小人則否。然革重在變易。則小人

近君子者亦隨之而革其面焉。面指面貌亦取皮革之義。虎豹之皮革以文顯其美。小人之面貌以善著其情。是革面有其表已。君子之德表裡俱至。故外有其文中存其實。遠昭其德已著其誠。誠于中見于外。行无不踐。名无不副。此君子之變如豹文之蔚然可觀。而其德之加于天下亦如之。小人則外常有餘。中常不足。有其面貌而乏于衷心。善其容止而慊于誠實。此則革面之謂也。以其所變者。但有其文而難期篤實。具其光采而无以充其明德。則量爲之也。又君子小人包賢不肖智愚之別。言德既殊。論才亦異。君子如豹。小人則猶狸犬之革。是徒面貌相似。其爲用不可同語。蓋以上六柔爻。柔陰之性。

惟君子能革其心。若小人則徒易其面耳。不過易面固亦善也。如凶頑者。易以溫良。暴戾者。易以慈善。豈非已革其故而能自新哉。故小人革面即可隨君子之變。以昭其文而顯其德。文質相表裡。君子文質彬彬。小人則未能免俗。是面貌之革亦猶村野之夫。漸習禮儀。雖不深明于道而亦循夫法度。效爲揖讓。以步君子之後。豈非革之所造乎。上六以无位而重陰。秉坤之德。故征凶不似六二得中得時占吉。征凶則不宜于行。故居貞吉。謂順安貞之德。有守以淑其身也。全卦革變之用。至此已極。不可復革。故不得進。進必凶。惟居貞固守斯吉耳。

象曰君子豹變蔚其文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原文其文蔚也。不叶下君子韻。特改之。以君子有德无位。如豹之變。而蔚盛其文。蔚茂也。葱鬱茂暢曰蔚。又美也。積厚光采之意。以豹文蔚然可觀也。虎革炳然以光輝勝。豹革蔚然以華茂勝。實皆文采。如人之文德昭垂。在位則炳如日星。在下則鬱如花草。是其文之可觀。而非豹生前猛鷲之可畏。粗野之不馴。則爲變之所得。變以革其故也。小人革面。從外貌之易。亦足昭其性質之馴。行爲之順。則隨大人君子之變。亦順從于文德之中。樂其業。安其生。

以孚以信。此所謂文明以悅。大亨以正者也。君字指九五正位。卽由六二之晉于上者。又包含君子之意。君子省稱君。言其明德足爲大衆之主。天下所瞻。萬民之望也。上六本坤之德。順承夫乾。故曰順以從君。此爻以在上。故稱君子。以爲柔。故稱小人。稱其文不曰炳而曰蔚。係寓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无不從偃。故釋文以順從君子。明其意。蓋君子主革。小人從革。天下同革。靡不心悅誠服。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卽小人革面。順從之證。故革變非在上者一人之爲。必天下民人共欲之一變。而天下皆變。不勞而得不思。而中此於變也。以變之出乎自然也。如此革變。方孚于澤。火革之用。爲水火相

息以成其變。如天之四時不爲而成耳。

宗主附注

爻辭虎變豹變。固重在革變。而實重在其變成之文。以變者由不善變善。不良變良。故不材者。變則成材。无用者。變則大用。虎豹野獸。于人无所用。且易受其害。以其性質難馴。情暴好殺。是生時不善良之物。非材用之類。及其皮革之變。外觀有文采之美。實用有堅韌之質。而威儀奕奕。溫和益人。是則變之所爲。亦即革之所志。人比虎豹。于其生時。則苛暴之性。狠鷙之行。民將不堪。如桀紂之政是也。推其極。不獨有如虎豹。且又過之。禮記所謂苛政猛于虎。

則凡人類而能忍受乎。故必革而去之。變而易之。于是湯武征誅尚矣。湯武革命之後。放牛歸馬。示天下以弗用。散粟發財。予人民以同富。更復制作禮樂。振新文德。以安天下。而定民生。則如虎豹之變。易暴爲文。變苛爲馴。文明絢爛。威儀篤實。向之所畏者。今則惟愛悅之前之所懟者。今則惟誠服之。此所謂九五之德。未占而有孚者也。豈徒湯武二人之功業已哉。凡天下民人。莫不順其志。而樂其所就。民既歸心。天亦歸命。此即九四改命之吉也。與彖辭順天應人相證。足見革命之義。必于九五正位昭其文德。方告大成。革者武功。既革則惟存文德。此虎豹之變。不見其猛。但炳其文。

期近似之。故取以爲喻。